

分類標點白話詳註

經史百家雜鈔

許嘯天整理



上海羣學書社

1930

新式標點
白話詳註
經史百家雜鈔目錄

典志

- 禹貢(書)
- 大司樂(周禮)
- 大司馬(周禮)
- 職方氏(周禮)
- 大司寇(周禮)
- 士冠禮(儀禮)
- 士相見禮(儀禮)
- 覲儀(儀禮)
- 祭法(禮記)
- 投壺(禮記)
- 天官書(史記)

- 封禪書(史記)
- 平準書(史記)
- 地理志(漢書)
- 兵志(唐書)
- 五代史職方書(歐陽修)
- 越州趙公救菑記(曾鞏)
- 序越州鑑湖圖(曾鞏)

經史百家類鈔 目錄

新式標點
白話詳註

經史百家雜鈔

曾國藩編纂

李鴻章校刊
許驥天點註

典志

(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灑渭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潔達于河，海岱惟青。

州。嶠夷既略，濼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檠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璠璣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杻榦栝柏，礪砥磬丹，惟箇簠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

豫州伊洛漚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棗、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貉、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豐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璣、球、琳、珉，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岷嶓、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導嶓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圜、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

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滋，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沱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蕭，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賦

賦，是分類的意。

刑賦。

刑是罰的意思，奠是定的意思。

衡字和橫

字通用。

壤，泥與稱做壤。

厥賦。

賦，是說土地上的出產，供皇帝享用的。

上上錯，上上

是說抽第一等的稅，是夾着的意思。上上錯，是說第一等田地，夾着抽第二等的稅。中中

中，中是說田地的高低荒熟，在九州之中排列第五。九河，黃河從孟津以北的地方，分成九

條路，便是徒駭、太史、馬頰、覆鬴、向蘇、蒲黎、鉤盤、南津、九河。如今直隸河間、天津兩府，山東舊時武

定府一帶，都是九河的地方。降丘宅土，丘是說山，土是說平地。古時水災，百姓都逃上山去

躲避，後來水退了，便都回到平地上去住着，所以說降丘宅土。降是下來，宅是住着。黑墳，地

高起和墳一般，所以稱做墳。黑墳，是說黑色高起的泥土。繇條，繇是說茂盛的意思，條是說

長的意思。厥篚。厥是說話起頭的口氣，便是這個的意思。竹箱稱做篚。禹皇時候，百姓拿五色綉綉，裝在竹箱裏，獻給皇帝。浮于濟。船在水上行稱做浮。濟是兩條河名。斥。近海的低地，出鹽水的地方，稱做斥。惟錯。錯是說雜亂不祇是一種。岱畎。畎是山坳，岱是山名。作牧。耕田稱做作，養牲口稱做牧。檠絲。檠是山上的桑樹。蠶吃了山桑葉，吐出來的絲，稱做檠絲。蒙羽。蒙山在如今山東費縣西北面，羽山在如今鄆城縣西北面。藝。耕種植物，稱做藝。滌。水停積的地方，稱做滌。埴。有黏性的泥土，稱做埴。漸色。樹木生長起來稱做漸，樹木一堆一堆的長着稱做色。土五色。古時，皇帝拿五色的泥，分給諸侯，諸侯依着泥色的地方去立國。夏翟。翟便是雉雞，長着五色毛的雉雞稱做夏翟。拿夏翟的毛，插在旂杆頭上。玄纁。玄是黑色，纁都是綉緞的名稱。陽鳥。陽鳥是跟着陽光飛的鳥。三江。三江是南江，北江，中江。北江便是長江，中江便是溧水，南江便是吳淞江。泗濱。水邊稱做濱。泗水邊有一種石塊，可以雕做磬子用的。震澤。震澤便是太湖，在如今江蘇浙江兩省中間。篠簜。竹做成的箭稱做篠，大竹樹稱做簜。下上上錯。第七等的稅，夾着第六等稅，稱下上上錯。金三品。三品是說金銀銅三種。卉服。卉便是草，拿草做成的衣

服稱做卉服。織貝。貝是一種綢緞。詩經裏有兩句，「萋兮萋兮，成是貝錦。」厥包。橘。柚。錫。貢。包是說包裹着東西，錫是說皇帝賞賜東西，貢是獻東西給皇帝。是因為皇帝賞賜東西，他便把橘柚包着去獻給皇帝。九江。九江，便是如今的洞庭湖。是瀟水、湘水、蒸水、資水、沅水、漸水、攸水、辰水、酉水、九條河出口的地方，所以稱做九江。雲。土。夢。作。又。種田稱作又。雲。夢。是兩個湖名。雲。土。夢。作。又。是說雲湖上祇看見一點泥土。夢湖邊上的地，却可以耕種的了。榦。枯。榦便是栝樹。栝樹長着柏樹的葉子，松樹的身子。礪。砥。礪。砥。兩種，都是磨刀的石頭。菌。簞。菌。簞。兩種，都是好的竹樹。楛。楛樹可以做箭榦的。包。匭。菁。茅。匭是匣子，菁是種樹葉長着三只角，有刺的，古時祭祀時候用的。拿菁茅包起來，裝在匣子裏送去，是敬重的意思。大。龜。一尺二寸長的烏龜，稱做大龜，出在九江水中。錯。上。中。錯是夾雜的意思。錯上中，是說抽第二等的稅，夾着第一等的稅。華。陽。黑。水。華是說華山，華山的陽面有黑水，黑水便是現在的怒江。怒江的上段，稱哈喇烏蘇河。哈喇是黑的的意思，烏蘇是水從西藏地方發源，經過梁州地方。旅。平。祭山神，稱做旅。旅平，是說把山開通了，祭着山神的意思。璆。鏤。璆是一種玉名，鏤是一種硬的鐵。織皮。梁州地方，出產野獸很多。熊。熊。狐。狸。四種野獸的皮，可以做成

衣服，他的毛可以織成毯子。亂。橫渡過急流的水面去，稱做亂。織皮。毳。毳。毳。析支。渠。

搜三國，都出獸皮，每年拿獸皮來進貢，所以稱做織皮。這三國都是西面的戎人，所以總稱西戎。

九山。九川。九澤。九是說中國九州地方，九山，九川，九澤，是說九州的山，九州的河，九州的湖。

六府。六府是水、火、金、木、土、穀六種。錫。士。姓。錫是賞賜的意思。錫，土姓，是說賜他土地，賜

他姓，使他立起國來，立起家來。祇。台。祇是敬重的意思，台是我。甸服。在一千里以內的

地方，稱做甸服。甸字和田字通用。甸服，是說替皇帝種出穀的地方。總。稻。稷。稱做總，是喂皇

帝的馬吃的。銓。剛。稻子的刀，稱做銓。侯服。在五百以內的地方，稱做侯服，是說立諸侯

在五百里以內的意思。采。皇帝賞官員的地方，稱做采邑。綏服。綏是平安的意思，是說

皇家住着平安的地方。要服。要是管束的意思，要服是在一千里以外的地方，皇家拿教化

去管束他的。蔡。蔡是放的意思，放犯罪的人在這地方。荒服。四面荒野，外國人住的地

方，人民不多，比要服又遠，稱做荒服。禹。玄。云。主。錫。玄是黑色的玉做成的，錫是賞賜的意思。

臣子送給皇帝，也可以稱錫。

(周禮)大司樂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蕤、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蕤爲徵，姑洗爲

羽。靄鼓靄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厥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大司樂，是古時樂官的首領。成均，周朝時候，立五個大學，在南面的稱做成均。警宗，警宗是商朝學堂的名稱。舞雲門，雲門大卷，都是黃帝的樂名。大成便是咸池，堯帝的樂名。大磬是舜帝的樂名。大夏是禹帝的樂名。大濩是商湯的樂名。大武是武王的樂名。六律，六律，是說六個音階：一是黃鍾，二是太簇，三是姑洗，四是蕤賓，五是夷則，六是無射。這六個音階，是屬陽的。六同便是六呂，是六個屬陰的音階：一是大呂，二是夾鍾，三是仲呂，四是林鍾，五是南宮，六是應鍾。仲呂又稱小呂，林鍾又稱函鍾。贏物，長着短毛的野獸，稱做贏物。墳衍，水邊稱做墳，平面的稱做衍。宥，奏着音樂勸人吃酒，稱做宥。愷樂，獻功勞時候奏的樂，稱做愷樂。四鎮，高大的山稱做鎮，四鎮是揚州的會稽山，青州的沂山，幽州的醫無閭，冀州的霍山。傀札，妖怪稱做傀，瘟疫稱做札。過聲，是說奏悲哀的音樂，和快樂的音樂，太過分了。凶聲，凶聲是說亡國的音樂。

(周禮)大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

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懸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

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鑼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帥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鑼，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杓。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旗，軍吏載旗，帥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鑼鐃，各帥其民而致。質

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攬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鐸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敍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馘，車徒皆謀，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人獻禽以享。烝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澁大卜，帥

執事泄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眠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封國。是說立着界石在邊地上分國界。簡稽。簡是說比較數目稽是說計算數

目均守。是說諸侯平均保守着土地大諸侯守大國小諸侯守小國。比小。比是親近的

意思使大國親近小國世界和平的意思。馮。馮字和憑字通用拿勢力去欺侮人稱做馮。

告。人瘦弱稱做告國家被人削去了土地也稱做告。壇之。壇是空曠地方壇之是說丟他

在空地上。杜。杜是塞住的意思塞住道路不使他和別國交通。象魏。象魏是皇帝的宮

門。挾日。十天工夫稱做挾日。鐻。鐻是鑼鑼是鏡鏡是小鑼。路鼓。路鼓是一種四面可以

敲打的鼓。賁鼓。賁鼓是一種大鼓。晉鼓。古時晉鼓長六寸六分。提鼓。提是馬上打

的鼓，鞞是騎兵打的鼓。蒐。春天種田，稱做蒐。苗。夏天種田，稱做苗。杓。在祖宗祠堂裏，夏天行着祭祀，稱做杓。旂。畫兩條龍的旂，稱做旂；畫着熊虎的旂，稱做旗。禮物。拿一塊綢子做成的旂，稱做旒；拿幾塊綢子做成的旂，稱做物。旐。旐。畫着龜蛇的旂，稱做旐；畫着鷹鳥的旂，稱做旗。獮。秋天打獵，稱做獮。枋。祭四方的神道，稱做枋。萊。拔去草，稱做萊。斨。斨。是倒下來的意思。擗。擗。是振作起來的意思。闋。是完結的意思。狩。冬天打獵，稱做狩。和。軍隊的營門，稱做和。易野。易野。是說平坦的空野地方。馘。很快的打着鼓，稱做馘。餼。獸于郊。郊是城外地方。打獵回來，捉了許多野獸，在城外地方祭着四方的神道，稱做餼獸于郊。烝。冬天的祭祀，稱做烝。厭。而奉主車。厭是厭冠，穿孝戴的一種帽子。奉是送的意思，主車是裝着牌位的車子。大役。大役，是說建造城牆的大工程。屬其植。屬是聚集起來的意思，植是說手下的軍官。耦。兩個人，稱做耦。

（周禮）職方氏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

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澨，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澨，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廬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

藪曰豸，養其川河，洑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虜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責，各以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

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具區 具區，是太湖的別名。五湖 五湖，是太湖東岸邊的五個灣頭。六後 六後，是說馬牛羊猪犬鷄六樣畜生。五種 五種，是說稻黍稷麥菽五樣穀子。乃 乃字，便是你字的意思。殷國 殷是多的意思。十二年工夫，皇帝不出去四方巡查，那四方的小國都要來朝見皇帝，所以稱做殷國。

（周禮）大司寇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

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國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鈎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滂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

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泄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蹕

上功糾力。

功是說種田的功力，力是說勤力，糾是考查的意。

上命糾守。

命是說軍命。

守是說守住兵隊不失散的意思。

圓土。

牢監外面四面的圍城，稱做圓土。

罷民。

罷字和

疲字通用。罷民，是不肯工作的百姓。

兩造。

兩造是說兩面到來的人，造是到的意思。打官司，

原告被告兩面的人，稱做兩造。

入鈞金。

三十斤重，稱做鈞。入鈞金，是穿進三十斤重的金子，

是說堅硬的意思。

肺石。

紅色的石，稱做肺石。

邦典，邦法。

邦典，是說國家定下的六典。邦

法，是說國家定下的八法。

蹕，禁止在路上行走，稱做蹕。

(儀禮)士冠禮

儀禮

以射禮喪祭禮為最精詳；然不能鈔全經，姑鈔其篇幅短者。

士冠禮，筮于席門。主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鞶，卽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闈。西闈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鞶，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

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眊，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厥明夕，爲期于廣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陳服于房中，西墻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鞞鞶，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立端，玄裳，黃裳，雜裳，可

也。緇帶爵鞶。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纒，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筭，爵弁筭，緇組紘纒。湯，同篋，櫛實于篋，蒲延二。在南，側尊一。饗，醴。在服北，有篋，實勺。觶，角，櫛，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饗，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

主人玄端爵鞶，立於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舉袵立，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束塾，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人，每曲揖，至于席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纒筭櫛于筵南

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卽筵坐，贊者坐櫛設纒。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纒與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視，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鞞，出房，南面。

賓揖之，卽筵坐櫛，設筭。賓盥正纒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視，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鞞，容，出房，南面。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鞞鞞。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

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鞞。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卽筵坐，左執鞞，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

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

冠者奠觶於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賓出，主人送于席門外，請禮。賓禮辭許，賓就次。

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

乃易服，服立冠立端爵鞶，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

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甌有禁，立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筐在

西南順，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臠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氣。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羸醢，兩邊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臠之，皆如初。臠肺，卒醮，取邊脯以降，如初。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紆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守脯于西階下。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其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

宿曰：『某將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蒞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立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醢辭曰：『旨酒既清，嘉薦馨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考友時格，永乃保之！』

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
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
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

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絢縹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絢縹純，純博寸，爵弁纁屨，墨絢縹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總屨。

韞

主人。古時，男孩兒十六歲行冠禮，行過冠禮以後，便算成人，遇到大事，可以戴大帽子了。

主人，是說男孩子的父兄。韞，韞是古時遮住膝蓋的一種衣飾，稱做蔽膝，拿白色皮做成的。

西塾，門外西面的堂屋，稱做塾。闔闔，門曰稱做闔，門檻稱做闔。纁笄，纁是頭髮網

笄，是古時用插在帽子外面的簪子。勺，觶，角，柄，可以盛一升酒的酒杯，稱做勺；可以盛三升

酒的酒杯，稱做觶。柎是牛角做成的酒杯，樣子和刺刀相同。匱，匱，是一種竹做成的器具。

玷，堂屋的牆角，稱做玷。采衣，采衣，是未曾行過冠禮男孩子穿的衣服。面，葉，面枋，葉

是牛角杯粗大的一頭，面葉是說把酒杯的柄對着客人。枋是欄的柄。辟，嘗嘗味兒稱做辟。
 就次，就是到的意思。次是門外換衣服的地方。有禁，禁是盛酒杯的簋子。玄酒，新
 造成的酒，稱做玄酒。啐，拿牙齒嘗着味兒，稱做啐。豆，古時拿木做成盛湯的羹，稱做
 豆。葵，葵是菜一類的東西，菹是醬一類的東西。籩，古時拿竹編成盛乾菜的盤，稱做
 籩。介景，介景都是大的意思。胡，胡是近的意思。格，拿誠心感動人，稱做格。

(儀禮)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騂。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
 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
 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
 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
 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

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人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婦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再拜，

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其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以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擯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凡燕見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

君所在。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母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母上於面，母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凡自稱於君，上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

踞。風乾的野雞，肉稱做踞。

不敢爲儀。

人的外貌禮節，稱做儀，不敢爲儀，是說是誠心。

要去見他，不是專爲外貌禮節起見。

私賤。

古時，大臣家裏有家臣，家臣稱做私賤，是客氣。

意思。

麇。小鹿稱做麇。

蹙。

蹙，是恭敬得促的樣子。

燕見。

不在見客的時候，有事相見。

的，稱做燕見。

升見無方階。

升見，是說走上堂去朝見皇帝。皇帝在東面，便走上東階去見；

皇帝在西面，便走上西階去朝見；沒有一定方向的，所以說無方階。

帝在西面，便走上西階去朝見；沒有一定方向的，所以說無方階。

中視抱。

抱，是胸口懷抱的。

地方中視抱，是說說完了話，便把眼睛看看自己胸口，等人回答。

始視面，終視面。

始視面，是說說話起初的時候，先要看人的面色，看是不是可以說話的時候；終視面，是說說話完的時候，

也要看人的面色，看他能不能夠聽信自己的說話。遊目，拿眼睛看着兩邊，稱做遊目。欠伸，人身體困倦，伸着懶腰，稱做欠伸。君祭先飯，君祭先飯，是說國王吃祭祀收下來的酒菜，做臣子的先吃，是替國王先嘗，怕酒菜中有毒的意思。飲而俟，飲是說飲茶，俟是俟着的意思。飲而俟，是說飯後飲茶，做臣子的先嘗，候國王再飲。不敢顧辭，不敢顧辭，是說不敢當非常的禮，不敢受，也不敢辭。顧，是受的意思。先生，做過官回家來的人，稱做先生。舒武，舒是平安的意思。武是脚步。舒武，是說安安靜靜的走着路。宅者，宅是住屋子意思。宅者是說住屋子的人。

(儀禮) 覲儀

覲見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王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

侯氏用束帛乘馬，僎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

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僎之束帛，乘馬。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而北上，異姓東而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禩。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纁。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齊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政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受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異。

乃右肉袒于席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氏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僎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僎太史亦如之。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

饗禮乃歸。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僎。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覲

覲見至于郊。

臣子見皇帝稱覲。近城的鄉下地方稱做郊，離王城五十里。

僎代主人

招待客人的人稱做僎。

帥乃初事。

帥是照舊做下去的意思，乃字是你字的意思，初事是說

舊時做過的事。體帥乃初事，是說依着你舊時做過的事體做下去。

前一日。墨車。墨車是做大夫坐的車子。

弧鞬。

弧便是弓，鞬便是弓套。

瑞玉。瑞玉是

諸侯朝見皇帝時裏捧着的圭玉，長條形，上尖下方。

庭質。

把供獻的東西陳設在院子裏稱做庭質。

右肉袒。

解去領衣，把右面肩頭的肉露

出來，稱做右肉袒，是心中害怕領罪的樣子。聽事，聽事也，等候領罪的意思。龍，馬身長到八尺以上，稱做龍。

(禮記) 祭法

小戴：惟喪大記投壺二篇，首尾完備，餘皆疏略不詳。姑抄其不甚
撻雜者。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絲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陵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

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主下祭：塲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請侯下祭二，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

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鄩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禘

禘郊

國王在祖宗廟裏行着大祭祀，稱做禘，又祭天和祭始祖在一起的，稱做郊。

燔柴

拿火燒東西，稱做燔。燔柴，是說祭天時候堆着柴草燒起來。

秦壇

秦壇又稱圓丘，冬至節

國王祭天的地方。

瘞埋

祭地稱做瘞埋，又叫瘞狸。

秦圻

秦圻又稱做方丘，夏至節，國王

祭地的地方。

駢

長着紅色毛的牲口，稱做駢。坎壇

冬天在坎的地方行祭禮，夏天在壇

的地方行祭禮。

幽宗

幽宗是祭的壇，幽是又暗又小的意思。

雩宗

喊着求雨的稱做雩

又同時祭着水的。

五代七代

唐虞夏商周是五代，加上顓頊，帝嚳，便是七代。

壇墀

把泥

堆高行祭祀的地方，稱做壇。把地掘平行祭祀的地方，稱做墀。

七廟

三昭三穆和太祖七個

祠堂，稱做七廟。王考，皇考。王考是稱祖父，皇考是稱曾祖父。享嘗，享嘗，是說祖宗受着四時的祭祀。中霤，屋子裏的土地神，也稱中霤神。泰厲，古時帝王沒有後代子孫的稱做泰厲。公厲，古時侯沒有後代子孫的稱做公厲。族厲，古時做大夫沒有後代子孫的稱做族厲。下祭，長輩祭祀小輩，稱做下祭。來孫，玄孫的兒子稱做來孫，是說子孫雖遠，後來正長的意思。其子曰農，是說他後代的子孫有名柱的，能夠種各種穀子，做着農官，所以名字叫農。正名百物，正名百物，是說立定百樣器物的名稱。冥勤其官，冥是司空官的名字。勤其官，是說因為勤力於公事，淹死在水裏的。

（禮記）投壺 壺，器名，以矢投其中，射之類也。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

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爲人，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一馬。三馬訝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人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馬。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與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慶主皆曰：『諾。』賓正爵行，請徹馬，算多少視其坐。籩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

箭的一類。奉中，是計算投壺的器具。枉矢，枉是彎屈不直，矢便是箭。咄，口不正，稱做咄。般還，般還是說不敢一直走上前去，要讓避走着的樣子。曰辟，曰辟，是說告訴他，使他知道不敢當的意思。間以二矢半，間是離開的意思，間以二矢半，是說離客人和主人的坐位兩面，各有二箭半遠。比投，比是接連的意思。比投，是說接連着投下箭去的意思。一馬從二馬，投壺勝一次稱做一馬，三馬稱一成。凡是投壺和射箭的規矩，都是三次一算的。每勝一次，便立一馬。倘然勝的得二馬，敗的得一馬，那敗的一馬便併在勝的二馬裏計算，所以說一馬從二馬。左右告矢具，左是說主人，右是說客人。左右告矢具，是管投壺的人告訴主人和客人，那投壺用的箭已預備停妥了。拾投，投壺起初，主人和客人交換箭，然後投去。拾是交換的意思。卒投，卒是完的意思。卒投，是說投壺已經完畢了。遂以奇算告曰奇，是餘的意思。奇算告曰，是說把投壺勝的餘剩下的馬數，算明白了，告訴主人和客人。室中五扶，室鋪着四支箭，稱做一扶。室中最狹，所以排列五扶。堂中稍寬，所以排列七扶。庭中最寬，所以排列九扶。幘備，幘是說驕傲的樣子，備是說不正向前的樣子。○口圓的是記打鼗的聲音，方的是記打大鼓的聲音。打鼗有一定的調子，聽着調子，便知道是做什麼事體。這裏是

因辭鼓和魯鼓的調子不同，便分別記下。浮，浮，是說吃罰酒的酒杯。

(史記)天官書

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故曰天官。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隋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

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圓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楛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鈴，北一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

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

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送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輿鬼祠事。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銖成質，柳爲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

起。奎曰封豕。爲溝澶。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庵積。昴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旂。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對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

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瓠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牽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

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晨蠶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卯晨晨出，曰跣躡，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假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中，以六月與觜鱧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潏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曰天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奎，牛。作鄂歲，歲陰在申，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壬。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闌淺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

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其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黜然黑色其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棊，長四丈，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攬，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沉，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

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日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虞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鬪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纏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郤。出太白陰，有分軍行。

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遠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

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己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二十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光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

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本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燁，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闕，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主。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鬪，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圓爲喪旱，赤圓則中不平爲兵，青圓爲憂水，黑圓爲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值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一

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

日曰大鸞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且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曰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廉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圓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圓角憂有水事，青圓小角憂有木事，黃圓和角有土

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爽。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圓黃渾，可爲好事。其圓大赤，兵盛不戰。夫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對其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修。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兵出，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

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於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與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書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元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

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色也，出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野，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不上，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鬪，大

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撼劍。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攙，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圓憂，白圓喪，赤圓中不平，黑圓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卽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七星爲員官，長星廟，鬩夷星也。

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

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紫艸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冀軫荊州。

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圖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

月行中道，安甯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

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強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蝕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賊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大而白，類太白。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

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鎮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威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白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闕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枉矢，類大流星，虵行而蒼黑，望之如有羽毛然。長庚如一

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將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二千餘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兌，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

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整者類闕旗，故鈎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闕。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闕；南夷之氣，類舟船旛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壅，水澹澤竭，地長昇象。城郭門闕闕臬枯橐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

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僭，化言誠然。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日。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日，決入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入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且至食爲麥，食至日昃爲稷，昃至舖爲黍，舖至下舖爲菽，下舖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者，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者，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

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且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暑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

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譏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得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襄於宋，子韋，鄭則禪龜，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皋，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合主。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饑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

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狐。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河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蹀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客，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疆時，舊史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竝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駢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

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狂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弗於河戒。兵征大宛，星弗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闕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

見伏有時，所過行羸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麤，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天官

天文有五官，便是星官。星座有尊卑，好似人官位的大小一般，所以稱做天官。五

家。五家，是黃帝、高陽、高辛、堯、舜、五代的帝王。傳其人，不待告。傳其人，不待告，是說可以傳授學問的人，是很聰明的，可以不用十分教導的。三五，三五，是說三十年一小變，五百年一大變。七國，七國，是說漢景帝時候，吳國王濞，楚國王戊，趙國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七人。米鹽，米鹽二字，是比方是細碎的事體。太白狼弧，太白狼弧，是西方的星，在秦國上面。熒惑鳥衡，是南方的星，在吳國楚國上面。辰星虛危，是北方的星，在燕國齊國上面。歲星房心，是東方的星，在宋國鄭國上面。辰星參罰，是在北方西方的星，在晉國上面。河山，河是說黃河，山是說華山。四海之內，中國在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的中央，所以稱做四海之內。街南，街是說大街二星，是古時中國和外國分界的地方。街星南面是中國，街星北面是夷狄的國土。張楚，張是大的意思。秦朝二世元年，陳涉自己立做楚王，稱做張楚，是說要把楚國擴充大來的意思。經緯，從南到北的直線稱做經，從東到西的橫線稱做緯。景適，日月四周，有一圈白氣的稱做景。太陽快要被蝕，先有黑氣遮住的，稱做適。奇令，奇令，是說奇怪的教令。

(史記)封禪書

泰山上祭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曰禪。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禘。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

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甯。』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福。

郊社所從來尙矣。

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維維。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騶駒黃牛羝羊各一。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謂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勞豢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隕，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言不經見，摺紳者不道。作郿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半祠，命曰陳寶。」作郿時後七十八年，

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飯馬于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廊，奇，作伏祠。獬狗、邑四門以禦蠱。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歲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

秦繆公卽位九年，齊桓公既薨，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秦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秦山，禪云云。虞羲封秦山，禪云云。神農封秦山，禪云云。炎帝封秦山，禪云云。黃帝封秦山，禪云云。顓頊封秦山，禪云云。帝嚳封秦山，禪云云。堯封秦山，禪云云。舜封秦山，禪云云。禹封秦山，禪云云。會稽湯封秦山，禪云云。周成王封秦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渦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

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鷓鴣臯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間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饑之。是時萁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力

少蓑引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蓑引。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蓑引。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兒；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白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昔上大呂，事統上法。卽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

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楛，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緇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緇，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

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祠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

山曰陽主，祠之；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述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

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

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三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譏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威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輿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

所嘗奉天地名山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轂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澗凍，冬饗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川七，名川四：曰華山、瀟山、瀟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河、瀟、漢中，澗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澗禱饗，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家、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饗。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灋產長水、灋、滂、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崑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饗泮澗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速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

於下邦有天神，灃、瀆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嘗廟亦有社主。社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澗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騶。時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詢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卽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

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

初起，籘豐粉榆社，洵沛爲沛公，則祠蚩尤，擊鼓旗。遂以十月致滹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視官，復置大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鉞祠之。令視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視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蠱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

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當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

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卽位。卽位十三年，卜諳曰：『令祕祝移過于下，發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視各自奉祠，天子宫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聞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兩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于

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于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禱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禱，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

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二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吏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

今天子。

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與己六十餘歲矣，天下又安。摺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章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往多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郤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長生，常自謂七十，能使物，郤老其遊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

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入，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

禘事矣。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祀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騫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麀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

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地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

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善夜致王夫人及窺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臺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祲病，

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

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

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變。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尙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成文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義門之屬，願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

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尙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面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子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聞者河溢暴陸，堤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遣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轎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

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搔擗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雁后土營旁，見地如鈎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繡無款識，怪之。言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嚙噍有黃雲蓋焉。有麇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興神鼎，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享禱上帝鬼神。遭聖則興，

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
徂牛。鼂鼎及彝，不吳不鷲，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
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
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
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
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
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且冬至，與黃帝時等。」卿
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臿區。鬼臿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
策，是歲己酉朔且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
十歲復朔且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
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

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愚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

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

上遂郊雍，至鷗西，西登嶸嶠，幸甘泉，令祠宮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漢忌太一壇，壇二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醴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蔬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視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如以贊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

滿壇，壇旁享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

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太一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母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迹，緜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緜氏城視迹，問卿得母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旣滅南越，上有嬖臣李

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尙有鼓無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

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臾。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策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

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勝，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繙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當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迹，未信。及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

予方士傳車，及問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

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

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自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嬰曰：「德星昭衍，厥爲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迹焉。是時旣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以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

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

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灋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從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瑯琊，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齊人南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葺，通水圜官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命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命。

道人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懸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裁故，賜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男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

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歷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右司上言雍五時無坐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選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

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旣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

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闕。石闕者在泰山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闕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恆山。

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偏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迹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觀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察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

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封禪 在泰山上面造一座泥臺，祭着天，謝天的功，稱做封。在泰山下小山上平一塊地，祭地，謝地的功，稱做禪。古時帝王在太平時候，或是初立國的時候，多行這種祭禮。

璇璣玉衡 璇是美玉，璣是拿玉做成一個圓球，上面雕刻着天上的星宿。玉衡是說拿玉做一條杆子，向天

過璇璣，裝在架子上，可以便他四面旋轉的。

七政 是說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

五瑞 是說公侯伯子男五種瑞玉。瑞玉，便是手中拿的圭。五禮，是說吉禮，同禮，同禮，同禮。

軍禮 嘉禮。二生，一死。二生，是說做卿的手中捧着活的小羊；做大夫的手中捧着活的雁。一死，是說做士的手中捧着死的雉雞。

桑穀 桑是桑樹，穀是造紙用的楮樹。雞，雞雞，雞雞，雞雞。

武乙 武乙是商朝的皇帝，他拿皮袋裝着血，掛在高的地方，用箭射他，名叫射天。後來，

武乙被雷打死。騶，紅色的馬，黑色的領毛，稱做騶。隄，土地神位住的處方，稱做隄。

祠，六月稱做伏日。加朝時，沒有伏日的名稱。至朝時，候纔有伏日。

山傍的一座小山。在如今山東泰安縣東南。亭亭。亭亭也是山名，在如今泰安縣南。也是泰山傍的小山。兵車之會。三。兵車之會，是說帶着兵馬見面的。便是魯莊公十三年在北杏地方相會，打平宋國的反亂。僖公四年打蔡國，又打楚國，六年打鄭國，圍困新城地方。兵車之會。六。六次，是說莊公十四年在鄆的地方相會，十五年又在鄆的地方相會，十六年在幽的地方同盟，僖公五年在首止的地方相會，八年在洮的地方相會，九年在葵丘相會。周魯。周朝封秦國是離，秦國併吞周朝是合。肅王是說始皇。赤烏。赤是紅色。武王去攻打紂王，涿鹿河的時候，有一道火光，從天上飛下來，到王屋地方，變成赤烏。蒲車。拿蒲草裹着車輪子，稱做蒲車，是使坐車的安適起見。甘心。心裏羨慕着人家，稱做甘心。四大家。山的頂上，稱做家。嘗禾。拿新收下來的稻米祭祀，稱做嘗禾。諸布。布是祭星的地方，諸布是說許多祭星的地方。辟池。皇帝讀書的地方，稱做辟雍。在辟雍地方掘一口池，稱做辟池。四時。四時，是說密時，上時，下時，畦時。駕。器具。駕是說駕馬的傢伙，被是說馬衣駕馬的傢伙，和馬衣都完備的，稱做駕被具。色外黑內赤。十日裏，陰氣在外面，所以說外黑，陽氣還在裏面，所以說內赤。同宇。同宇，是說同一座屋子，分開有五座廂，另立門戶的。舖。天下八節獄

善，很熱鬧的飲着，酒稱做醕。先後宛若。兄弟的妻子，彼此相稱，稱做先後，宛若名號。穀道，八修仙不吃五穀，稱做避穀。道穀，是說講究修仙避穀的道理。八通，祭祀的壇，有八處階沿，開着八處門，通出入的，所以說八通。破鏡，破鏡是一種獸名，是要吃他父親的。風符，符是說祥瑞的應兆，風符是說從傍諷說，勸諸侯做那應着祥瑞的事體。書法，書法，漢書稱書法。書法，是說計畫的意思。牲角，醕粟。牲角，是牛角。牲角，是說牛角有的好似蠶繭一般，有的好似粟子一般，說牛角小的意思。尙方，尙方，是說管藥方的官。長美言，長美言，是說善於說好聽說話的人。馬肝，馬肝有毒，吃了能夠藥死人。泉，水傍的地，稱做泉隄。繇，隄繇，是說做造隄岸的官。差，大通，大是說藥大，大通是說藥大能夠上通大意。搯挽，搯挽，是說用力捏住自己的手臂，是用心時候的樣子。嚙嚙，嚙嚙，和氤氳兩字通用。是說模模糊糊不清楚的樣子。未報，未報，是說不會得到年成熟的報告。九牧，牧便是官，九牧是說九州的地方官。亨醢，亨字，和烹字通用，是煮熟的意思。醢是祭祀的意思。亨醢，是說拿煮熟的菜去祭祀。路弓，路弓是大弓，乘矢是四支箭。路弓乘矢，是說拿大弓和四支箭射得這野獸的。胡髻，頭頸下面掛着的一塊肉稱做胡，下巴下面的鬚鬚稱做髻。泊之。

成水在鍋子裏，稱做泊。羊彘特。彘便是豬一樣牲口，稱做特。羊彘特，是說或用羊，或用豬，祇用一隻牲口。朝朝日夕夕月。國王祭日，稱做朝日。朝朝日，是說早晨祭太陽。國王祭月，稱做夕月。夕夕月，是說國王在夜間祭月亮。贊饗。贊饗，是祭祀時候禱告的說話。瑄。圓的玉，大六寸的，稱做瑄。不騷。應驗稱做騷，不騷是說沒有應驗。空候。空候，又稱筌篚。武帝令樂人名候調的，第一個造出這樂器來。景光。景光，是說祥瑞的光彩。復作。復作，是說女人犯的徒罪。犯罪輕的男人，充軍到邊地。上一年，女人不充軍，在官家當奴婢一年，稱做復作。沈祠。把祭祠的傢伙沉在水裏，稱做沈祠。雞卜。古時，有稱做雞骨卜事體吉凶的。法子，稱做雞卜。唐中。廟中的路，稱做唐中。五寬舒之祠官。漢書郊祀志裏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爲五壇，所以稱五寬舒祠官。

(史記)平準書

漢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以均天下郡國輸斂。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餽，作業劇而財匱。而天子不能具鈞

鬪，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更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菟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蒗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數逆。鄒、緡、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邊，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富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

作得輸粟懸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與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入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蹊，而乘字牝者，罔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緇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與服簪士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失，買直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出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

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瞻。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樊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郡內。

車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遠自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人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

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

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躡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

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

公卿羣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卿宏以激相，布被食不啻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

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百萬。

初，先是征十餘歲，河決魏，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楛，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鄴當時爲涓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年，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

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李廣擊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去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

以贍之。

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尙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

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拘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糞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鑄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

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配享，必以皮幣薦璧，後后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買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旣益嚴，更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標騎大出擊胡。

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傳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銖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徒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

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輅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

故諸賈人末作賁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更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以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牛，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

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家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悉者輒

斥去，毋令敗羣。一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威晏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

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筭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人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發奸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史事，減賞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鹽、鐵、酒、筭，初吳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口鹿皮幣，問異。異曰：「今天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度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

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矣。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盜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

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繞矣。益廣關，置左右輔。

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旣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

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勸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常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瞻，赦天下，因南方樓船

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

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兵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

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見郡國

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買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警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筭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置大農都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

御賣之，賤則買之。如車、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

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人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

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縣，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上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

自高辛氏之前尙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甯則長庠序，先本緇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

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

龜貝銀賜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糴，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平準

漢朝大司農下面有平準令丞，專管平均天下貢獻貨物的價值。貨貴便賣出去，貨

賤便買進來，把所得的錢送給皇帝。鈞駟，鈞字和均字通用。車子前面用四匹馬拉的，稱做

駟。這四匹馬，同一種毛色的，稱做鈞駟。是說天下窮，皇帝不能用一色四匹馬拉着車子，所以說

天下不能具鈞色之駟馬。莢錢，莢是豆莢，莢錢是說鑄的錢和豆莢一般形狀，是漢朝時候

最出來的。山，卽是在的意思。卽山，是說便在產銅的山上造着錢。大庶長，大庶長是

漢朝時候的十八等官爵。乘字牝，雌的牲口稱做牝。雌牲口肚子裏有胎兒，稱做字。乘字牝，

是說騎有胎的雌牛雌馬。抗幣，抗是賤的意思，幣是銀錢。抗幣，是說百姓窮苦，故意把銀錢

弄賤來，物價抬高來。鍾，六石四斗，稱一鍾。經耗，經是平常的意思，經耗，是說定一個平

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千五百八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擊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主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與鬼之分壑也。其界自宏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

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駕、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驪綠耳之乘，幸於穆王，封於趙城，故更爲趙氏。後有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涇、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爲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立孫，氏爲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維、邑、襄王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郟、鄆之地，列爲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爲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坑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豳，公劉處豳，大王徙郟，文王作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

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鄴、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鄴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桀則游俠通姦。潁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轡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

亡誼。則爲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爲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南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諍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中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利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越，西近邛笮，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福隄。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

子曰：『有教無類。』

武都地雜氏羌，及犍爲、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闢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幽、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猪、觸、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潁、潁、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郟、許、僞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

周室。』遷邶庸之民于維維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康叔之風旣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衛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

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寃其死矣，它人是媿。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士。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泚泚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周地，柳、七、是、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緄氏是其分也。昔周公有維維，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十平王東居維維，邑，以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三代，皆爲

長久。入百餘年。至於王赧，乃爲秦所兼。初維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憲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鷄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譚，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是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魏爲大。恃執與險，崇侈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敵，必將背君。君以成周』

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荆芻，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禩，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偪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維左沛，會溱洧焉。土陬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

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妻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

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

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宏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爲失。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

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昴畢之分。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木、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躑，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執輕爲姦。

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秦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生

許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

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憤怯，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尾箕分壑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

爲榮。後稍頽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

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陳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

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入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郡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閑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

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覓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登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崱，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虜虜，懷之間兮。』又曰：『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鳥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

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紆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見靈公淫亂，始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嗣，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強，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菑、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魯地，奎、婁之分壘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緝、隴、陵、儉，取慮。

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灑洙泗之水，其長沙度，幼者扶耒而代其任，俗旣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闕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長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於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幾弱矣！』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樞，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填隳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營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

宋地，房心之分，壁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亳，故其民猶有先生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滅。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顛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壁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封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于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子之虛，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

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誠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歷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寤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

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蔬贏蛤食物常足，故黠窳媮生，而亡積衆。飲食遺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執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壘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興雍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處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濟廢中權。太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處。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荊蠻之吳

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興伯名於諸侯。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粵王句踐所滅。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粵既并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兒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遊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董董

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天。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壘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對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季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至閔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粵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立爲南越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

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

以爲僭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其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麋。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寢棄之。自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昌慮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謨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慮國。自夫甘都慮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買船，轉送致之。亦列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

遺矣。

通內史。在秦朝以前，把天下地方封給大小諸侯。自從秦朝起，把天下地方分做郡縣，立官管理。那京城地方便稱內史，便是如今陝西舊西安府鳳翔府一帶地方。生分。父母在世，兄弟便分家分居，稱做生分。颯。颯。颯。颯。是說人的性格把持不定，可以做好人，又可以做惡人的樣子。通封畿。是說通在二封以內的地方，共有一千里。灌灌。很大的水流着的样子，稱做灌灌。恂恂。恂是有信實的意思，肝是大的意思。坎坎。坎坎，是打鼓的聲音。宛丘。四面高中央低的一座泥壇，稱做宛丘。椎剽。椎是尖頭的鐵器，剽是搶劫的意思。椎剽，是說拿椎殺人，又搶劫財物的意思。跼蹐。沒有後跟的小鞋子，稱做蹐。蹐蹐，是說過直。直是有分寸的意思，過直是說過分的意思。慍慍。慍是堅固的意思，慍是怨恨的意思，慍慍，是說十分怨恨的意思。泱泱。泱泱，是調大的樣子。有分土，亡分民。亡字和無字通用。有分土，是說立定國家的地界。亡分民，是說各國的百姓，來來去去，却沒有一定住下的地方。三歸。三歸，是說嫁了三次丈夫的女人。斷斷。說話分辯的樣子，稱做斷斷。作游。作游，是說建造宮室游玩的地方。顯己。顯字和專字通用。顯己，是說生性偏狹，相信自己的

意思。夏育。夏育是人名，是古時有大氣力的人。嚴王。嚴王便是莊王，漢朝避莊字的諱，所以改做嚴字。嵒嵒。嵒嵒是說苟且的意思。枝柱。枝柱是說兩人意思衝突不順的意思。夷逸。夷是古時的外國，夷逸是說逃到外國去圖安逸的意思。

(唐書)兵志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

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曠騎，曠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疆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侯衛，爲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圍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龍驤郎將，別置折衝果毅。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煬煬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興隆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

之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邠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邠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餘，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

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鍤鑿確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胸一，鑽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觸氈帽，氈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攢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假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卻。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卻，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馳。

弓。匣。刃。二。通。旗。營。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幕。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宣。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

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路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尙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曠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選，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記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子、品子、疆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

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擊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棚。士有便習者，多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狩。王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糲糧並廢矣。故時府人且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西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

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雷風等守捉五，曰河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

隴右道。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鞬爲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南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

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疆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噬。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相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重胤以晉兵，兇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宦者，亂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自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齊、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

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
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
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
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區區自爲捍衛之計。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
軍者。南北衛兵也。南衛諸衛兵是也。北衛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
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原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曰渠。勞民棄腴田。
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
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衛七營。選材
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
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關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關舉五。負米五
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韉。爲游幸翊

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寢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卽位，稍復舊，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衛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衛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

衛，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衛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卽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卽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又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又兼神策軍節度。英又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卽位，以射生軍入禁中靖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尙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

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歷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鱗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族寓而挾厚賞，多橫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儒，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儒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旣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

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旬當左右神策軍，以籠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移事辦治，先奏乃以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畿輕滑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諸非婚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武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

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豐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庇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始當時京尹赤令，皆爲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彊少畏。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

內謁者監張尙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旣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饜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

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彥，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驩、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驩、景宣及子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闖，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

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詔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西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干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宏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尙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

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道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毯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弑，唐乃亡。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尙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騄，五曰馱驪，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

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開、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聞，四曰北普聞，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一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峽、萬福，東使統之。它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

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疆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各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餼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賞。毛仲既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

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縣

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敵地存者，一歸閑廐。施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卽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它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十道 唐朝時候，把天下分做十道，好似如今的十八省。便是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嶺南道。行滕、行贛，便是如今的綁腿帶子。出門走

路時候，綁在小腿上的。東宮六率。東宮，是太子住的宮；率，是太子宮裏的宮名，保護太子的六率，是說六種宮，便是左右衛率，左右司禦率，左右清道率，左右監門率，左右內率等宮。白丁。

古時男子成了，三弟兄中抽一人去當兵；白丁，是說不會當兵的男子。宗丁。宗丁，是說皇帝家裏遠房的人。品丁。品丁，是說有品級官階人的兒子。魚書。古時拿木塊雕刻成魚

形，分做兩塊，凡是調動兵隊，調動地方官，都拿這魚書去做憑據。拔沙。用大麻繩兩人拉着兩頭，比力氣的大小上分勝敗，稱做拔沙。三受降城。三受降城，是城池名。唐朝張仁愿建造

中受降城，在如今蒙古烏喇特旗西東受降城，在歸綏縣西面；西受降城，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河朔三鎮。河，是說黃河；朔，是北面地方。三鎮，是說盧龍，成德，天雄，都在黃河北面。吳淞。

吳是楊行密；浙是錢鏐；荆是高季興；湖是馬啓關；是王潮和王潮的弟弟審知；廣是說劉隱岐；是說李茂貞；蜀是說王建；燕是說劉仁恭；晉是說李克用；梁是說朱全忠。金吾。金吾，是官名專

管巡查京城的。唐朝時候，有左右金吾衛的官名。飛狐道。飛狐，是山名，在如今直隸涿源縣北面。兩面山峯對立，中間祇有一線的路徑，有一百多里長，稱做飛狐道。赤令。唐朝的縣分，

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赤令，是說赤縣的號令。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

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一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漢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輿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四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

之如譜：

經史百家雜鈔 典志

齊|淄|青|密|沂|兗|雍|洛|汴|州

有 有 有平盧 有 有 有 有永平 都 都 梁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都 都 有宣武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晉昌 都 都 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永興 都 都 漢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罷 都 都 周

毫|宋|濟|濮|曹|鄆|宿|徐|萊|登|隸

有 有宣武 有 有 有天平 有 有武寧 有 有 有

有 有歸德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威信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罷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太祖置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房|均|襄|滑|鄭|汝|許|蔡|陳|穎|單|

有	有	有 <small>初曰忠義後復 為山南東道</small>	有 <small>宣義</small>	有	有	有 <small>匡國</small>	有	有	有	有 <small>輝州</small>
有	有	有	有 <small>義成</small>	有	有	有 <small>忠武</small>	有	有	有	有 <small>改曰單州</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鎮安</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軍廢</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復</small>	有	有

懷 | 孟 | 蒲 | 申 | 安 | 復 | 唐 | 郢 | 隨 | 鄧 | 金 |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城三陽河	有護國		有宣威					有宣化	有蜀武雄
有	有	有	有	有安遠	有	有	有	有	有威勝	有蜀
有	有	有	有	有罷軍	有	有	有	有	有	有懷德尋罷
有	有	有	有	有復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罷	有	有	有	有	有武勝	有

寧|邠|解|耀|同|商|華|號|陝|絳|晉|

有初曰定昌後曰建寧

有建雄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鎮國

有保義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感化

有鎮國

有

有

有罷軍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忠武

有匡國

有

有

有

岐義勝有崇州

有復曰耀州改順義

有

有

有罷軍

岐靖有

有隱帝置

有

岐難有

有

有

有

有

岐有

有

有

有

有

宥|綏|銀|夏|延|丹|坊|廊|威|衍|慶|

有 有 有 有 有定難 岐 義忠 岐 大保 岐 岐 岐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武彰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高祖置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改曰環州 有 有

經史百家雜鈔
典故

階|成|秦|武|渭|原|涇|隴|岐|鹽|靈|

岐|岐|岐|岐|岐|岐|岐|岐|有 有
蜀|蜀|武雄 蜀 彭義 鳳翔 朔方
 蜀 天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鳳 | 乾 | 魏 | 博 | 貝 | 衛 | 澶 | 相 | 邢 | 洛 | 磁

岐 | 蜀 | 武興

岐 | 李茂貞置

有 | 天雄

有

有

有

有

有 | 昭德

有 | 保義

有

有 | 改曰惠州

有

有

唐 | 有 | 鄴都

唐 | 有

唐 | 有

唐 | 有

唐 | 有

唐 | 有

唐 | 有 | 安國

有

唐 | 有 | 復曰磁州 | 有

有

有

有 | 鄴都

有

有 | 永濟

有

有 | 鎮寧

有 | 彰德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 鄴都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 罷都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濱 | 德 | 景 | 滄 | 定 | 祁 | 易 | 趙 | 深 | 冀 | 鎮 |

唐 | 唐 | 唐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武順

橫海

義成

經史百家雜鈔

典志

有 | 有 | 有 | 唐 | 唐 | 唐 | 唐 | 唐 | 唐 | 唐 | 唐 | 有成德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唐有

有成德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順德

順德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成德

有成德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有 | 世宗置

世宗置

平|營|順|薊|檀|涿|幽|霸|雄|漢|瀛

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

唐盧龍

有契丹 有契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

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

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有世宗置 有世宗置 有 有

代| 恠| 寔| 武| 儒| 媯| 新| 應| 雲| 朔| 蔚|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雁門 唐 唐 唐 唐 唐 唐大同 唐振武 唐

有 有 有明宗置 有 有 有威塞 有彰國 有 有 有

有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有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東漢| 東漢|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潞|澤|隰|慈|汾|并|府|麟|憲|石|嵐|

經史百家雜鈔
典志

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

昭義

河東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安義

北都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昭義

北都

永安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罷軍

有|有|有|有|東漢|東漢|有安永|東漢|東漢|東漢|東漢|

蘄|舒|黃|光|和|滁|泗|楚|揚|遼|沁|

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淮南唐|唐|

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有 有

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有 有

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東漢|東漢|

鄂|歙|宣|常|潤|通|濠|泰|海|壽|廬|

吳|吳|吳|吳|吳| 吳|吳|吳|吳|吳|
武昌 寧國 忠正

吳|吳|吳|吳|吳| 吳|吳|吳|吳|吳|

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 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
清淮

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 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

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 有 有 有 有 有
世宗 忠正 保信

經史百家雜鈔 典故

筠|虔|吉|袁|撫|洪|江|信|饒|池|昇|

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

鎮南

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吳|

經史百家雜鈔 典誌

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

李景昝

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

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南唐|

一九八

溫|湖|蘇|越|杭|福|泉|漳|劍|汀|建|

吳越|吳越|吳越|吳越鎮東|吳越鎮海|閩武威|閩|閩|閩|閩|閩

吳越|吳越|吳越|吳越|吳越|閩|閩|閩|閩|閩

經史百家雜鈔

風志

吳越靜海|吳越|吳越|吳越|吳越|吳越|南唐留從效|南唐留從效|南唐李景置|南唐|南唐

吳越|吳越|吳越|吳越|吳越|吳越|南唐留從效|南唐留從效|南唐|南唐|南唐

吳越|吳越宣德|吳越|吳越|吳越|吳越|吳越|南唐留從效|南唐留從效|南唐|南唐|南唐

益 峽 歸 荆 秀 睦 婺 秦 處 明 台

蜀 蜀 蜀 南平 荆南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有後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元瑾位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閬 | 果 | 遂 | 梓 | 劍 | 嘉 | 眉 | 綿 | 蜀 | 彭 | 漢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蜀武信
蜀劍南東川

有後蜀 | 有後蜀 | 有後蜀 | 有後蜀 | 有後蜀 | 有後蜀 | 有後蜀 | 有後蜀 | 有後蜀 | 有後蜀 | 有後蜀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 蜀

文|茂|維|雅|黎|邛|簡|榮|資|陵|普|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永平

有後|有後|有後|有後|有後|有後|有後|有後|有後|有後|蜀|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涪|通|開|利|興|萬|忠|夔|施|黔|龍|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昭武 鎮江 武泰

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梁|戎|渠|壁|集|蓬|巴|昌|合|瀘|渝|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蜀山南西道

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辰|全|邵|永|道|岳|朗|澧|衡|潭|洋|

楚| 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 蜀|
武定

楚| 楚|楚|楚|楚|楚|楚|楚|楚| 有後蜀|

楚| 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 蜀|
楚馬希範置

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 蜀|

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 蜀|
行逢 行逢 行逢 行逢 行逢 行逢 行逢 行逢 行逢

經史百家雜鈔 典志

高|新|春|恩|封|康|端|邕|容|象|柳|

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建武|南漢寧遠|楚|楚|

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楚|楚|

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楚|楚|

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

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南漢|

賓 | 橫 | 廣 | 欽 | 廉 | 白 | 藤 | 詔 | 化 | 雷 | 寶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清海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潘 | 羅 | 萬安 | 儋 | 崖 | 瓊 | 雄 | 英 | 鬱林 | 惠 | 潯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南南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劉襲置

漢南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 南漢

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瀧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辨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後唐滅梁，復爲宣武軍。

晉天福三年，升爲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故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

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

平。唐滅梁，復爲西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置

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爲忠義，襄州復曰

山南東道。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改

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寧。唐改曰

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武昭軍。已而廢之，遂入於蜀。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時，茂貞養子溫

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義勝曰靜勝。後唐復曰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

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入於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洛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爲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於邢州，而澤潞二州入於晉。方立但有邢洛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梁晉之爭，或入於梁，或入於晉。梁以邢洛磁三州爲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晉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卽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廬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僞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於今者，略注於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單州之金鄉爲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爲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爲屬，而治解。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甯州之末波，烏嶺三鎮爲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爲通遠軍。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二年，廢爲定遠軍。割其屬安陵縣屬德州，廢弓高。

縣入東光縣，爲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爲名。初五代之際，置榷鹽務於海傍，後爲贍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臺爲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爲屬，尋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漢州之文安、灝州之大城爲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爲升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爲屬，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爲屬，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州縣爲清湘縣，又割灌陽縣爲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瓘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劉龔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龔割廣州之瀘陽置，治瀘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扶溝、鄆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鄆陵、太康五縣還其故。晉升汴州爲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州，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丘，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丘，唐復其故。晉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

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於平涼置渭州而縣廢。後唐清泰三年，

以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涼縣，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其治民。後唐

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鄜州，咸寧，周廢。

稷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作城，呂香，周廢。

大名府，大名，唐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棣，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澧州，頓丘，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汊川，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瀨，菊潭，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丘，周廢。

商乾州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隴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

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得其州七。

七州是說岐州、隴州、涇州、原州、渭州、武州、乾州。十有六州，十六州是說幽

蕪、瀛、莫、涿、檀、順、新、馮、任、武、雲、寰、應、翔、蔚。十州。十州是說并汾嵐石遼沁沂代麟憲。南平。南平便是荊州，又稱荊南。自高季興傳到繼冲，共五代，被宋朝滅去。

（曾鞏）越州趙公救菑記趙公名汧，字問道，衢州西安人。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餽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

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

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文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百，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

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疲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先斂埋。

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余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則不待頌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蓄記云。



儲，是租借的意思。

非便文者，

文，是說講官樣文章法律的人。

拊循，

拊循，是勸

慰的意思。 疹，是害的意思。

(曾鞏)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竝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竝山，西竝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竝城，南竝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

其東曰曹娥斗門，曰橐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

曰廣陵斗門，曰新運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

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歷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甿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鳴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禾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

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

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

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百至於徒三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顓不聽；又求休崐湖爲田，顓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

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於唐，又接於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尙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歷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

猶莫寤其所以然；况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

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睹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睹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竝，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

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

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于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甯二年冬，臥龍齋。

的。斗門。堤上造閘，水滿便開閘放去，淺便關住閘門，稱做斗門。三司。曹娥江錢青江的。鑑湖。鑑湖，又稱鏡湖，在如今浙江紹興南面。石隄。石隄，是說堆着石塊，管開門關門的。三司。三司是說鹽鐵度支戶部三種，專管銀錢的官。若耶溪。若耶溪，在如今紹興東南面四十五里若耶山下面。立石則水。立石則水，是說豎一塊石頭在水中，測量水的高低，俗稱做水平。兩縣。兩縣，是說會稽山陰兩縣。

新式標點
白話詳註

經史百家雜鈔目錄

雜記

- 深衣（禮記）
- 梓人（周禮）
- 匠人（周禮）
- 輪人（周禮）
- 輿人（周禮）
- 鞞人（周禮）
- 弓人（周禮）
- 矢人（周禮）
- 修西嶽廟記（漢）
- 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蔡邕）
- 桐柏廟碑（王延壽）

- 荊州文學記（王粲）
- 戾陵澗記（晉造）
- 藍山縣丞廳壁記（韓愈）
- 鄆州溪堂詩序（韓愈）
- 畫記（韓愈）
- 南海神廟碑（韓愈）
- 汴州東西水門記（韓愈）
- 處州孔子廟碑（韓愈）
- 衢州徐偃王廟碑（韓愈）
- 柳州羅池廟碑（韓愈）
- 袁氏先廟碑（韓愈）

- 烏氏廟碑（韓愈）
新修滕王閣記（韓愈）
科斗後記書（韓愈）
始得西山宴游記（柳宗元）
鉅姆潭記（柳宗元）
遊黃溪記（柳宗元）
永州萬石亭記（柳宗元）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柳宗元）
袁家渴記（柳宗元）
石渠記（柳宗元）
石澗記（柳宗元）
小石城山記（柳宗元）
柳州東亭記（柳宗元）
柳州山川近治可遊者記（柳宗元）

- 零陵三亭記（柳宗元）
序飲（柳宗元）
序碁（柳宗元）
岳陽樓記（范仲淹）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歐陽修）
峴山亭記（歐陽修）
豐樂亭記（歐陽修）
宜黃縣學記（曾鞏）
筠州學記（曾鞏）
徐孺子祠堂記（曾鞏）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曾鞏）
齊州二堂記（曾鞏）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曾鞏）
慈谿縣學記（王安石）
芝園記（王安石）

度支調使廳壁題名記（王安石）

遊褒禪山記（王安石）

張益州畫像記（蘇洵）

表忠觀碑（蘇軾）

超然臺記（蘇軾）

石鐘山記（蘇軾）

武昌九曲亭記（蘇轍）

項脊軒記（歸有光）

儀鄉堂記（姚鼐）

經史百家雜鈔 目錄

新式標點
白話詳註

經史百家雜鈔

曾國藩編纂

李鴻章校刊
許驥天點註

雜記

(禮記)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紕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臑。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

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深衣

深衣，是古時做大夫和士上朝和祭祀時候穿的。第二等的禮服。平常百姓穿的禮

服，是衣和裳連着做成功，遮着身體很深遠，所以稱做深衣。被士，被士是說碰着地。要縫

要字和腰字通用，要縫，是說衣服腰上合縫的地方，尺寸闊狹；半下，是說邊的闊下邊一丈四

尺四寸，要縫便少一半七尺二寸。袷，袷是衣服袖子和衣身在脇下連合的地方，俗稱做掛

肩。誦，誦是疲倦的意思；袷，袷是交領。負繩，負繩是說衣的背縫地方，裳的中縫地方，上

下相接和繩一般的直，所以稱做負繩。蹠，蹠是腳後跟。下齊，下齊是裳下面不會縫合

的地方。抱方，抱方是說方領。完且弗費，立定五種法子，所以稱做完，他的質地是布做

的，他的顏色是白的，所以稱做弗費。善衣，上朝行祭祀穿的意思，稱做善衣。具父母，父

母一齊活着，稱做具父母。衣純以纈。純，是衣服的邊；纈，便是畫着花紋，是說長輩活在世上，給長輩多裝飾，算是孝順的。孤子，三十歲以下沒有父親的，稱做孤子。

(周禮) 梓人

梓人爲筍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虞。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弁口，出目，短耳，大胸，耀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銳喙，決吻，數目，顛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小首而

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筭。凡攬網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眊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萎矣。苟積爾如萎，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緝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筭

筭

掛樂器的槓子，橫的稱做筭，直的稱做虞。

脂膏

牛羊這一類的牲口，稱做脂膏。

一類的牲口，稱做膏。羸羽鱗。虎豹長短毛的一類東西，稱做羸；鳥類稱做羽，虎蛇一類稱做鱗。外骨內骨。龜一類東西，稱做外骨；蟹一類東西，稱做內骨。郤行。郤行一類東西，稱做郤行。蟹一類東西，稱做郤行。連行。魚一類東西，稱做連行。紆行。蛇一類東西，稱做紆行。紆，是遲慢的意思。脰鳴。田鷄一類東西，稱做鳴；脰，便是頸子，田雞叫的時候，發聲在頸子裏。注鳴。注，是蟲的嘴。旁鳴。蟬一類的東西，在翼的兩傍發聲的，稱做旁鳴。股鳴。蚱蜢一類東西，稱做股鳴；因他叫的時候，動着兩股的。胸鳴。蝶蠟這一類東西，稱做胸鳴；因他發聲在胸部的。耀。耀字和哨字通用。一樣尖的東西稱做耀。決吻。象牙齒咬斷東西，稱做決吻；便是嘴。鳥的嘴長，咬東西的時候，是靠近牙齒根咬的，所以說決吻。願。長頸子的樣子，稱做願。攬。攬，是捉住的意思；綱，是弄死的意思。攬綱，是說捉住了便弄死。拔。簪。簪，是咬的意思；捷，是拉住的意思。撥簪，是說拉住了便咬。之面。之面，是說面頰和下頰。匪。匪，是說五色鮮明的樣子。候。射箭時候，拿布紉成一座架子做靶子的，稱做候。射箭的時候，靶子上的一點紅心，稱做候。上。兩個。個，是箭靶子的兩傍。箭靶子是上闕下缺的，把靶子分做三分，紅心居中，兩個在兩邊。綱。綱，是綁住箭靶子在樁子上的繩子。出。

香尋。八尺是一尋，舌是箭靶子的兩傍，出舌尋，是說上下。離舌八尺。皮候。候，是箭靶子。古時皇帝射箭用三種箭靶子，是拿虎皮熊皮豹皮做成的。五采之候。五采之候，是說拿五色畫成的箭靶子。獸候。獸候，是說畫着野獸的箭靶子。燕，是說慰勞別國派來的臣子給他吃酒。

(周禮) 匠人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凡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匠人營國，九方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

以步，塗度以軌。廟門容大扁七個，闈門容小扁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塗以爲諸侯經塗，野塗以爲都經塗。匠人爲溝洫，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塗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

參分去一，大防外，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筭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基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水地以縣。縣字和懸字通用，是掛起來的意思。水地以縣，是說在造城牆的地方，四角先

影着柱子，在柱子的四邊掛着繩子，着柱子正不正。柱子安正了，再用水平的法子，望着地勢的高低，高低看定了，再認定了地位，把繩子平來。置，繫也。縣，繫也。是說造城牆在繩子的那地地的中央，掛着八尺長的柱子，在柱子的四角四邊，用八條繩子掛着，那繩子都掛在柱子上，那柱子便正了。祇以景，祇便是看景字和影字通，是說看柱子的影子。板星，舊星，是北面最高的一粒星。朝夕，太陽朝從東起，夕從西落，所以朝夕便代東西兩字。九軌，軌是車輪子一定的路。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共是八尺，稱做轍廣。九軌，是說積起七十二尺，共是十一步。市朝一夫，市朝一夫，方各一百里。二七，夏朝時候，景長短是用步的。二七是十四步。廣四修一，廣，是說闊；修，是說長。加上四分長的一分，便與闊十七步等。五室，堂

上共分五室，四角四室，都分三卷，其方，加上闊的三尺，中央一室，方四步，加上四尺闊。四旁兩夾窗。五室都有四樹窗戶，四戶的旁邊，都有兩扇夾窗。白壁。白壁，是說拿蚌殼的灰塗在牆上。四阿重屋。四阿，是四角有柱子的屋子；重屋，是說有兩重廊簷的。闔門。廟中間的門，稱做闔門。門阿。阿，便是柱子。雉。長三丈高一丈的牆頭，稱做雉。環塗。環繞着城牆四面的路，稱做環塗；塗字和塗字通。防。防，是說脈理。槽溝。槽，是說被水衝壞的溪溝。葺屋。葺屋，便是葺屋。竇。宮中的水路，稱做竇。逆牆六分。逆，是推進去的意思，是說六分其高，推進一。

(周禮) 輪人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穀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砥其輪，欲其慎爾而下適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闔也。望其輻，欲其慎爾而織也。進而砥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之易直也。望其穀，欲其

眼也。進而視之，欲其幘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眊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蓄蚤不齩，則輪雖敝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積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斲。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桴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稍其數。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輶。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幘必負幹。旣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熱而固，不得則

有鑿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侷。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侷以行山，則是擗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甌于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臚，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圓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侷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字欲卑。上尊而字卑，則吐水疾而霄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

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敵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三材

三材，是說做車輪車輻車牙的三種材料。輗，輗是勻淨的樣子。下迤，下字

應作不字；不迤，是說不歪斜的意思。掣，掣是削成尖小的樣子。眼，眼是說突出來的樣

子。蚤之正，蚤字和爪字通用；車輪子上面的木條嵌入輪子的一頭，稱做爪。齒，齒是說

子。齒，齒是說牙齒參差不齊的樣子，稱做齟。火養其陰，火養其陰，是說在火中薰着，使他堅硬的意思。馱，馱是忽然凸起來的樣子，是不服帖的意

思。防，防是說在火中薰着，使他堅硬的意思。股，股是說在火中薰着，使他堅硬的意思。股，股是說在火中薰着，使他堅硬的意思。

股，是說在火中薰着，使他堅硬的意思。股，股是說在火中薰着，使他堅硬的意思。股，股是說在火中薰着，使他堅硬的意思。

分輕重。萬，萬是說在火中薰着，使他堅硬的意思。萬，萬是說在火中薰着，使他堅硬的意思。萬，萬是說在火中薰着，使他堅硬的意思。

萬，萬是說在火中薰着，使他堅硬的意思。萬，萬是說在火中薰着，使他堅硬的意思。萬，萬是說在火中薰着，使他堅硬的意思。

(周禮)與人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鼈，參分其鼈，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鼈之半，爲之較崇。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鞵圍，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推，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飭車欲侈。



參如一

參如一

是說統統長六尺六寸。

式

式

是車子前面的一條橫木，坐車子的人

見了路傍認識的人，便靠在這橫木上，表示敬重的意思。較，較是在式上面的板。古時都是立着趕車，把身子靠在較上；見人行敬禮，便靠在式上。軾，軾是車子後面的橫木，稱做軾。軹，軹是車子前面的橫木，稱做軹。或攔在上面，直的稱做軹，橫的稱做軹。如生，如生是說好似樹木從地中生長出來一般。

(周禮) 輶人

輶人爲輶。輶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

驚馬之齮，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微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本任正者，十分其齮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齮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軻，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軻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軻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擊之任，及其登，不伏其軻，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軻直且無橈也。故登隨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隨也，不援其邸，必縊其牛。後。此無故，唯軻直，且無橈也。是故軻欲顧典，軻深則折，淺則負。軻注則利，準則久，利則安，軻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準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撻，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軻之利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

轡猶能一取焉。良轡環濟，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濟，謂之國轡。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圍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旛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旂，以象伐也。龜旂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轡人

轡是車前兩條架牲口的直槓，又稱車轡。轡人便是造車轡的人。國馬，國馬便

是種馬，戎馬，齊馬，道馬。

久利。

久是說堅固耐久，利是說又光滑又緊密。

軌，車子靠手板

的前面，稱做軌。

策，策之。

馬鞭子稱做策，趕馬用的。

衡，

車前兩條直槓的中間，稱做衡。

任。

無任，無任是說一能夠擔得起責任的意思。

當免。

車子下面當橫軸的地方，稱做當。

免，無弧深。

弧是弓，無弧深是說不要拉得和弓一般彎屈。

順典。

順典是說堅硬的樣子。

利準。

利是跑得快的意思，準是平均的意思。利準是說快慢有一定的。

健。

馬走不快稱

做健。

契需。

契是膽小的意思，需是軟弱的意思。

漚。

車轡上塗着漆，稱做漚。

鳥旛。

畫

着鳥和鷹的旂稱做旛，古時一州一里地方用的。

(周禮)弓人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櫪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蓄粟不弛，則弓不發。凡相角，秋綱者厚，春綱者薄。羸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紵而昔。疾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割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撓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割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

瑕而澤，紵而搏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
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
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
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澇。
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
冰析澇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斲目不
荼，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
所由斲，恆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是故厚
其液而節其帑。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擊必中，膠之必均。斲擊不中，膠之
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
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恆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恆

角而達，辟如終繼，非弓之利也。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于挺臂中有榘焉，故剽。恆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引之利。橋幹欲孰于火而無羸，橋角欲孰于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榘，長其畏而薄其徹，宛之無已應。下榘之弓，末應將興，爲榘而發，必動于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堂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鈞，絲三邸，漆三劑。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

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勢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矢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澹，其次筋角皆有澹而深，其次有澹而疏，其次角無澹，合澹若背手文。角環澹，牛筋蕢澹，麋筋斥蠖澹，和弓殼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陽聲，陽是清的意思。陽聲，是說聲音清楚。遠根，遠根，是說樹木離根遠的地方。樹木

近根的地方，稱做奴。厚薄，厚是說角厚，肉少薄是說角少肉多。終，紋理粗糙雜亂不滋

潤的樣子，稱做紕。疾，疾，是說牛害病。牛害病的日子久了，那牛角的紋理便粗糙了。休於氣，休於氣，是說得和平的氣。三色，三色，是說根上白色，中間青色，梢上豐大的意思。牛戴牛，牛戴牛，是說牛角的價值，也值一隻牛。瑕呢，瑕是嚴利的意思，呢是親近的意思。三材，三材，是說膠、絲、漆三種材料。斲擊必中，斲是雕刻的意思，擊是做到的意思，中是平均的意思。斲擊必中，是說雕刻木幹，一定要厚薄平均。宛之無已，宛是拉的意思，宛之無已，是說拉住了不休息的意思。引之中參，參字和三字通用。引之中參，是說拉滿過三尺，因為箭桿有三尺長。堂，堂是正的意思。錡，錡，是一種銀錢的數目，六兩稱做錡。邸，邸，是收絲的器具，斛是盛漆的器具。上士，上士，中士，下士，是說人的官階，是說人身體的長短。骨直，骨直，是說有強力，又有堅忍心的意思。夾，夾，夾，都是弓名。夏官是管弓箭的，有六弓四弩八矢的法子。六弓便是玉弓，弧弓，夾弓，唐弓，大弓。大和，大和，是一種最好的弓。和弓，敷摩，和是調和的意思，敷是措拭的意思。要用弓，先要調和弓弦，措摩弓背。

(周禮) 矢人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一在前，二在

後。莠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
筈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
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鏃十之，重三垓。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搖
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筈欲生而搏，同搏欲
重，同重筈欲疏，同疏欲栗。



筈。筈杆稱做筈。辨其陰陽。

辨是糾正的意思，陰是說沉下，陽是說浮起。

欲栗。欲

栗，是說要使顏色和栗一般。

(漢)修西嶽廟記

山經曰：秦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
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

歷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升柴燎煙，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皇來儀，暨夏殷周，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膜穢，篤災必降。秦違其典，璧遺鄗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埽頑凶，更率舊章，敢用元牡，牲牷必充。天惟醕祐，萬國以康。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冑，射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於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郎令，誅強讒，撫瘠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喻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寵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齊祀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世室不修，春秋作譏，特部行事，苟班與縣，令先讜，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暨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泰山，邱邑猶存，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

十里內工商嚴賦，克歷帝心，嘉瑞仍舍，風雨應卦，潤品濊物，君舉必書，况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立石，銘勒鴻勛，垂曜億齡，永有銘識。其辭曰：

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陰積爲川。泰氣維否，洪波況臻。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列祀典，辨于羣神。因瀆祭地，嶽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煌煌，受茲介福。京夏密清，殊俗賓服。令聞不遠，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奉神祀。改傳飾廟，靈有攸齊。降瑞畚祚，景風凱悌。惟風及雨，咸我稷黍。稽民用章，建父室宇。刊銘記誦，克配梁甫！

【釋】

父篤。

父是造作的意思，篤是厚實的意思。

璧遺鄙池。

好的玉稱做璧，遺是送去的意思。

思。蔡始皇打發一個使臣出去，夜裏走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拿了東西追上來，拿給那使臣說道：

『替我去送給鄙池君。』又說道：『今年祖龍死了！鄙池君是漓河的神道，祖龍是說秦始皇。
五侯。後漢時候的樊弘，是湖陽人，世祖的舅父，封做壽張侯。他的弟弟名丹，封射陽侯；哥的兒子名尋，封玄鄉侯；同族的哥哥名忠，封做更父侯；弘死過以後，又封他的小兒子名茂的，做平鄉侯；樊家封侯的共有五人。世室。世室，是說魯公的祖廟。嚴賦。嚴是多是重的意思。
賦是說租稅。嚴賦，是說收得很重的租稅。

(蔡邕) 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

社祀之建，尙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其工子句龍爲后土，及其沒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娠。土膏恆動，於是祈農。又頒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福。故自有國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春秋時，有子華爲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司空，封公。至嘉平，延弟曾孫放，字子卿，爲尙書令。外戚梁冀乘寵

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績封召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措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監爰暨邦人，僉以爲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相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云。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願斯社，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彰。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永世不忘。



冢。冢是大的意思，冢土是說大的土地。



廟。受賑。左傳裏有兩句『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賑于社。』帥師者，是說帶兵的人。措載。

措是說做事體，載是說事體。

(王延壽)桐柏廟碑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誡，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大常定甲，郡守奉祀，務潔沈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親身到，遺行承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仰是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疆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穹齊傳館，石獸表道，靈籙十四，僊廷雲敞，宮廟高峻，祇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牲牲，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異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預祉，民用作頌。其辭曰：

泂泂淮源，溇禹所導。湯湯其遊，惟海是造。疏穰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

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植。望君輿駕，扶老攜集。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貺，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於萬億！



大復。大復是山名，在桐柏縣東面三十里地方。定甲。漢朝時候，稱緊要的號令，稱做

甲令。沈祭。祭水神稱做浮沉，是說把祭祀的酒菜拋在水裏，聽他去浮着沉着。沈祭也是說祭水神的意思。華蓋。皇帝出門張的涼傘，稱做華蓋。穹齊。穹是高的意思，齊是整齊的意思。泫泫。泫泫，是說水流着的樣子。

(王粲) 荊州文學記

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叙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

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闔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繼踵。川逝泉涌，疊疊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

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叙。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宇。

【釋】

文學

文學，是學官名，又是官名。

憲極

憲是說國家定下的法令制度，極是說中正的

意思。

觿

觿，是一種解結的尖頭鐵錐。古時，童子常掛在身傍的。詩經裏有一句「童子佩觿」。

「純。純。」純是大的意思，徹是說福氣。時邁。邁是說行動的意思，詩經裏有一句「時邁其邦。」虔。虔是減少的意思，夷是平的意思。祁祁。祁祁是說多的樣子。

(晉造) 戾陵遏記

戾陵遏故址，在今京兆宛平縣西北。水經注云：高梁水首受濕水于戾陵遏。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且陵，故以名堰。按濕音杏，溼水即禹貢孟子濟溧之溧，蓋溼乃溧本字也。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溧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十頃，凡所

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贖，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郟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舍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底平。疏之斯漑，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滂池以爲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驍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過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牘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維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憚，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繼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于時二府

文武之士，感秦國恩，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並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

澠池

戾陵遏。

戾陵遏的舊地，在如今京兆宛平縣的西北面。

底平。

底是做成功的意思，平

是地平的意思，是說開成功平地，可以給百姓種田。澠池。水流的樣子稱做澠。詩經裏有一句『澠池北流』。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著其有。

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棄去牙角，一躡故迹，破崖岸而爲之。丞廡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鋪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瀼瀼循除，鳴斯立痛堵漑，對樹二松，目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錯

錯，錯是來縛的意思，猶是發出去的意思。

雁鴛行

鴛是野鴨。雁鴛行，是說他走路

遲慢，好似雁鴛一般。涉筆，涉筆是說動筆做文章的意思。諺數慢，數是常常的意思，諺

是說俗語，是說俗語常常拿這個話去得罪人。訾訾，在背地裏說人的壞話，稱做訾訾。瀼

瀼，是說水瀼的樣子，瀼是說水大的樣子。演迤，向四面旁邊蔓延開去，稱做演迤。屈

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抵，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埽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

於是天子以公爲尙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相，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饗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旣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曰：『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諱歌，是不考。

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蠹，節根之蠹。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溪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溪堂，賓棧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溪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諷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溪有荻葦，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敦遺，此邦是麻！

東平

始定東平。

東平是郡名，便是鄆州歸淄青節度使管的。憲宗時候，李師道造反，李手下的

將劉悟殺死李師道來投降。淄州青州，共十二州地方，都打平，把地方分做三道：鄆州、曹州、濮

州是一道，用馬總做節度觀察使；淄州、青州、齊州、登州、萊州是一道，用薛平做節度觀察使；兗州、海州、沂州、密州是一道，用王遂做觀察使。蹲、蹲一樣的意思。三方、三方是說幽州、鎮州、魏州。六十年，淄州、青州地方，從代宗永泰元年起，李正己做節度使，到憲宗元和十四年，傳四代，共五十五年。睽睽，張大了眼睛看的样子，稱做睽睽。不扇而變，拿說話去打動人，稱做扇。不扇而變，是說不被他的說話扇動變了心。侈，侈，是大的意思。纍，拿純子吊住，稱做纍。暗，不能發出聲音來說話，稱做暗。九壘，九壘，是說九州地方。葉，一代一世稱做葉。尸，尸是主人，以口覆城，以口覆城是說因為說話敗壞了國家。四封，四封是說四面的邊地上。不甯，不甯是說不但的意思。播播，播播，是說水流的样子。駭，駭，考考，駭，駭，考考，都是說打鼓的聲音。誡，誡，誡是說察訪的意思，施是說給與的意思。不差不屈，不差不屈，是說做事體得宜，不過分的意思。斃，斃，斃是厭惡的意思。

(韓愈)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

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一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臥者，立者，齧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

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盂簞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中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蔡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感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

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鞫

鞫

鞫是馬纜敵。

植陸。

植是豎起來的意思，陸是跳動。莊子裏有一句「翹足而陸」。

翹詛。

頭抬起來稱做翹，詛是動的意思。詩經裏有一句「或寢或詛」。

踉蹌。

腳踏稱做

踉，馬快跑稱做蹌。

登錡。

有柄的笠帽稱做登，有脚的鍋子稱做錡。

國本。

國本是說國手

所畫的畫本。國裏第一個好手，稱做國手。

（韓愈）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鍾，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

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賦，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輿備，不中儀式。更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

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左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前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愼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爲表纓。至州之明年，將夏，視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戒視册，警羣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

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陟舟，風雨少弛，樵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陰陽載。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襯。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罍潔淨，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愴惚畢出，蜿蜿蚺蚺，來享飲食。闔廟旋鑪，祥飈送颿，旗纛彪騰，飛揚旆，鑿鼓嘯轟，高管嘯諫，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躍踊發先。乾端坤倪，軒轅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同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臺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

有四萬，米四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匄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自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竝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嶺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號爲祝融。

南海的神道，名叫祝融，又稱火神是祝融。

扶胥口。

扶胥口是地名，又稱扶

胥鎮。

五嶺。

五嶺是說都廬、萌渚、越城、騎田、大庾五座山。

裸裸。

是說把酒杯中的酒潑在

地上，是請神道下來的意思。

盲風。

盲風是說很快的風。

殿褻被。

殿是鎮壓的意思，褻是

顯露的意思，祇是清潔的意思。晨事。晨事，是說天明去做事體。晡。晡，是拂拭的意思。除他名之稅。除他名之稅，是說除去別種名目的租稅。起初，外國船運貨到中國來靠岸的時候，有下碇的稅。初到的時候，有請客看貨吃酒的事，又拿許多貨物珍寶送給下人，這許多租稅，一齊免去。

(韓愈)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惟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灌，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嗜，劫衆阻兵，懷慄粟，

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詳福，五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鄂，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惟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惟隴西公是宣。河之沚始！沚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落

落，是一種祭祀的名目。宮殿造成了以後行的祭祀，稱做落。誕，誕字，說話起頭的

口氣。

厲，厲是兇惡的意思，閉是把門關起來的意思。

渠，渠，渠，渠，是說大的樣子。

沚，沚，沚，是水流的样子。

（韓愈）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宰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稷祭，土

祭穀。荀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荀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位者，不得常祀。荀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宰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業。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

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庫下，神不以守。生師所處，亦容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威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句龍

句龍是人名，炎帝的第十一代孫子，能編平九州，分辦地土，的性質，在顓頊皇帝時

候做上正官，後代奉祀做土地的神道。顏子、至子、夏十人，十人是說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是孔子最有學問的學生，配祀在孔廟裏，稱做十哲。釋菜，古

時，讀書人拜見先生，拿菜做見面禮，所以初進學的人，要行釋菜的禮，祭他的先師。揭揭，揭

揭，是高高舉起的意思。

（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 衢州有偃王廟，其事本支離誕漫，文亦以佻詭出之，

其神在若有若無之間。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利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國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實祭於徐，費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迹史書。徐氏十望。

其九皆本於僂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僂王遺廟。或曰：僂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卽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丘，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犒樸下宰，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墜剝不治。國像之威，黜昧就滅。藩拔緹夷，庭木禿。』歌祈毗日，惟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庇。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廟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天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

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鏡之於石。辭曰：秦傑以顯，徐由遜綿。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祠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范茫。

【註】

徐偃王。衢州有偃王廟。偃王的事，在若有若無之間。八龍。八龍，是說八匹好馬。贊。

玉帛。學生送先生的見面禮，稱做贊。書經裏有兩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墜。墜，是破壞墮落的意思，亂是說十分黑的顏色。耿耿。耿耿，是明亮的樣子。耐。把新死的人

附在先祖一塊兒祭祀，樽俎。

(韓愈)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付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

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

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並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擢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旌，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嘯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援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

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杭稔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羅池

羅池地名，在廣西馬平縣東面。柳侯爲州。

唐憲宗元和十年，用永州司馬柳宗

元傲柳州刺史。

步。廣東地方稱村市做墟，稱水邊做步。

鵝山。鵝山又稱峨山，有瀑布飛

流下來，和白鵝一般，所以稱鵝山，在馬平縣西面。

團團。

團團，是說樹木茂盛的樣子。齒齒。

齒齒，是說山石高高低低雜出很危險的樣子。

(韓愈) 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曩訓集余，乃今有濟。今袁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迹，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

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盡後，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概有詳，而綴以詩。

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歷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中儒遏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羣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立。司馬生贈工部尙書咸寧令諱曄，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

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人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而空，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惟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尙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荆，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賈自陳分，初尙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收功厥復，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舍。入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

淨。是生孝子。天下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維哀之廟，孝孫之爲。順執卽宜，以諷以龜。以平其職，星牆特特。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簾鋪，肩膺胎骼，其尊玄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會維頌，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忘。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三室。三室，是說曾祖以下的三代。廣是照顧的意思，蓋後是說照顧後代。班班見。班班見，是說清清楚楚可以查考得出的。辨章，便是便章，又稱平章，是說管理查考的意思。蹇連，走路困難的樣子，稱做蹇連。易經裏有一句『往蹇來連』。銅人，加飛銅在人身上，稱做銅人。五公，袁安、章帝時候做司空官，兩個兒子一個名京，一個名敞。

京的兒子名湯，和帝時候稱太尉官，湯的兒子名逢，靈帝時候做司空官。逢的兒子名隗，獻帝時候做太傅，京的弟名敞，安帝時候做司空官。共四代，五人做公的。取最，取最，是說做官的功勞勝過別人的。職，兩山相對，十分危的險樣子，稱做職。持持，持持，是說不安正直的。

樣子。

臚臚。

牲口的上臂稱做臚，脅骨的地方稱做臚。

玄清。

玄是說玄酒，清是說清酒。

(韓愈) 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瓘，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

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尙書諱承玘，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

開元中，尙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尙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縣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尙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尙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

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于其地。

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士何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在廟天都，以致其季。右祖左孫，爰饗其祀。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懼有人。余昔平慮，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意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三

河陽軍。河陽軍是地名，管河陽三座城池和懷州地方。河陽舊城，在如今河南孟縣地方。

常伯。常伯是說三部尚書。世本。世本是書名，漢朝劉向著的。姓姬。姬姬是書名，南朝

時候宋何遜天著的。發。發是說孟獲戰國時候氣方長的人。黑水。黑水是古時候國

名，發發戰戰，使在如今黑龍江地方。史思明。唐朝武德二年，安慶緒的兵打敗他，逃到魏郡

去，有官職，他勸思明投降唐朝，思明便帶了個十三郡地方，和兵八萬人，投降。

(韓愈)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于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

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

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寶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爲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欄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

滕王閣

滕王閣

滕王閣在如今江西新建縣西章江門上面，唐朝滕王名元嬰，在洪州做都督時

候造的。後來，明朝清朝時候，又重造在章江門外。三王，三王是說王勃、王緒、王仲舒三人。王

物有一篇滕王閣序，王緒有一篇滕王閣賦，王仲舒有一篇修閣記。言事。言事，是說韓愈。憲不可迎佛骨的事體，罰做潮州刺史官。赤白。赤白，是說畫花的顏色。漫漶。漫漶，是說糊塗分別不清的樣子。

(韓愈)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官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

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谿，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埳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縹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風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諺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

○

○

○

○

○

○

○

○

○

○

○

○

○

○ 僂人。僂，是說受羞辱的意思。僂人，是說犯過罪受過羞辱的意思。施施，慢慢走着路的样子。稱做施施，染溪，染溪，稱再溪，子厚稱他作愚溪，在零陵縣西面。茅茷，茅草的草，稱做茷。箕踞，盤腿坐着的样子，好似箕一般，所以稱做箕踞。岈然，山高的樣子，稱做岈然。若埳，高的泥坡頭，稱做埳。坳，培塿，是一羣小山的樣子。

(柳宗元) 鈞鐻潭記

鈞鐻潭在西山。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險，盪擊益暴，潄其涯，散傍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請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淙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適，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鐻，似其斲衣服用的斲斗。水深而池，稱做潭。這潭的樣子，好像斲斗一般，所以稱做鈞鐻潭。潭，不起頭的地方，稱做顛委，便是源流的意思。淙，總的水流入大的水中去的聲音，爲激湍。

(柳宗元) 鈞鐻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鉗鉚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
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
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
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
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
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
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
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
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旬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
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
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

我與深源竟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嶽

假塞

假塞是說高的樣子。

嶽然

嶽然是說石塊高高聳起的樣子。

澹澹

澹澹是

水流的聲響。

澧澧

澧澧便是如今陝西鄠縣地方，周文王時候的京城。鎬城便是如今陝西

長安縣西面地方，周武王時候的京城。

澠杜

澠杜便是陝西的澠縣，杜是漢朝時候的杜陽縣

在如今陝西麟游縣北面地方。

(柳宗元)游黃溪記

北至晉，西適關，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瀟，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郵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

可狀其略若割大纜，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天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鶴，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嶽，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嶺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邈，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靈，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灑

灑源

灑，是說湘江，從廣西海陽山發源，經過興安縣流進峇陵縣西北面，和灑水連通。

灑

灑，又稱灑灑，在湖南道縣西面。水在石上很急的流過稱灑。揭水，提起了衣裳，在

水上走過，稱做揚膏淳。水停住不流的樣子，稱做淳膏淳。是說水和油一般亮晶晶的停着。類斷齶。類便是下巴，斷是牙牀肉。上下兩排牙牀，稱做齶。離列。離是兩的意思。離列，是一對一對的排列着。鏘然。鏘然是說水流的聲音。大冥。冥是模糊的意思，大冥是地方大得模模糊糊。

(柳宗元)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洩永州，間日登城北牖，臨於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斂仄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剪焚榛蕪，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疏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巒斗

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臺老，維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肩龐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臺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覲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闕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企者 提起脚了跟着，稱做企。**鳥厲** 鳥飛得很快的樣子，稱做厲。**相呀** 嘴張開的樣子，稱做呀。**攢巒** 攢是聚集的意思，巒是山頭。攢巒，是說許多山頭聚集在一處。**肩龐** 齒鯢，龐是厚重闊大的樣子，鯢是小的樣子。**萬石者** 萬石是姓。萬石，是姓。萬石，是姓。景帝時候，官做到

九卿。四調兒子，都做到二千石俸祿的官，世人都稱說萬石君。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翕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參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寥寂無人，淒神寒骨，悄悄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清冽。水冷稱做冽，水愈清愈冷。爲坻。水中的高地，稱做坻。爲嶼。水中的小山，稱做嶼。爲澁。山頭高高低低不平的樣子，稱做澁。蛇行。蛇字和蛇字通用。蛇行，是說如蛇

一般貼着地走去。隸而從。隸，是說奴僕當差的人。

(柳宗元)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錡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兩山。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水中秀麗奇麗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栝，石楠檉檮，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攪羈石山。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蒼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

袁氏，故以名焉。

袁，倒流的水稱做渴，是水勢最急的地方。合歡，合歡是樹名，開的花，俗稱夜合

花，是早開夜合的。惺惺，惺惺是雞亂不清的樣子。掩苒，掩苒是壓倒推開的意思。蓊

勃，蓊勃是說樹木茂盛的樣子。葳蕤，葳蕤是說草木的葉向下垂的樣子。窮，窮狀，無

以窮其狀，是說說不盡他的樣子。

(柳宗元)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蒼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濤深多鯈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

去賢材，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德焉者，故累記其虜，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之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鑿渠之天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泐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條魚，條魚又名白條魚。紆餘，紆餘是說路又小又灣曲的樣子。美箭，小四竹樹稱竹箭。麻，是盡榜的意思。既崇，崇是堆積在一處的意思。既醜，醜是分關的意思。鶴渠，鶴是洗乾淨的意思。

柳宗元石澗記

石渠之專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陝筵席，若限闌輿。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蹠而往，折竹埽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

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得得意之日，與石渠同。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寓舍，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近發不可窮也。

兩涯 水邊稱做涯，兩涯是說兩岸。關身 同羸稱，關，驢角稱做勢。掛跌 提起衣袋稱做掛，亦同稱做跌。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聲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鬥焉。纒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

中州，而列是夷狄，更于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勝者儻不宜如是，則是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其根。山的邊稱做根。睥睨。城牆上的女牆，稱做睥睨，又稱埠現，凸出在城牆外面，可

以望遠的。梁欄。梁是屋頂上的橫木，欄便是柱子。堡塢。村坊的四面，造着泥牆，爲防

盜賊用的，稱做堡塢。蔬斂。蔬是疎，斂是又密又緊的意思。

（柳宗元）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與，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爲囿，虵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蕪，樹以竹箭松檉，檉檜柏杉，易爲堂亭，嶠爲江梁，下上迴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噴瀾瀾灣。富邑居之劇，而忘乎人。

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淩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祐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譙門 城門上面的樓，爲守城與遠用的，稱做譙門。傳置 傳置是驛站。古時，送公文用驛馬，一站一站傳遞過去的。

猥粵 猥粵，是說堆積得很緊密的樣子。缺圮 牆圮一個缺

口，稱做缺。完全坍塌，稱做圮。披刺 披是推倒的意思，刺是砍斷的意思。蠲疏 蠲是拔

去的意思。杜梁 杜是小橋，梁也是橋。嶮闊 嶮是高的意思。漚灣 漚是水遠的樣子。

(柳宗元)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

有雙山，夾道巖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觀。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恆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面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於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九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榿，多筍，多篋，諸之竹，多棗，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

在多栢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穀，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儼。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蔬，修形糈稌陰酒，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潯水。潯水便是柳江，柳江從貴州發源到廣西馬平縣西面，便稱柳江，向下流去，到桂平縣東面，和鬱江合併，便稱潯江。嶄然。嶄然是說山頭高的樣子。絕。對岸渡過水去，稱做絕。四姥山。四姥山在馬平縣西面五里地方，有五座山頭，在四面相對，所以稱做四姥。倍。八尺高稱做尋，十六尺高稱做常，倍常是說二十尺高。飛鳥皆視其背。飛鳥皆視其背，是說飛過的鳥，都可以看見鳥的背，是說比飛鳥還要高的意思。糈稌。供神道的米，稱做輕稻稱做稌。

(柳宗元)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曰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禍至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愜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處。零陵縣東，有山籠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糞澆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潮湖令。會零陵政弊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洩蒸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通租墾役，期月辦。宿蠹藏齏，披露首服。民旣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闕。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鞞鼓之召。雞豚糗糒，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蓄，決疏沮洳，搜剔山窟，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蘂峯，瓏璫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間，鳥慕靜深，別孕臬穴，沈浮哺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

於邑門。陶土以墼，於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遊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人。則夫觀遊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澗

澗。水淺混濁不清，稱做澗。

假。做官管理地方事體，稱做假。

虯。虯是雜亂的

意

意。鼓。鞀鼓便是大鼓。糗。糗。帶出國的糧食，稱做糗。積。積。是回進的地方。

瓏。瓏。便是玲瓏剔透的意思。以。以。有黏性的泥稱做埴，可以做磁器用的。

(商宗元)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

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泚，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忭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逃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逃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離坐

兩人並坐着，稱做離坐。

於泚

水流着打旋渦的，稱做泚。

旋眩

眩是眼光撩

亂的意思。眩眩，是說水打着回旋，使眼光撩亂的意思。滑汨，滑汨，是說水流得快的樣子。
食酒，飲酒，又稱食酒。漢書裏有兩句「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沸如羹，火煮水滾，稱做沸，如沸如羹，是說主人和客人說笑，熱鬧和水沸一般，如羹湯一般熱。糺遯，糺，是拿起來的意思，遯，是遠的意思，糺遯，是說推他遠去。衍衍，衍衍，是快樂的樣子。促數，促數，是說急迫快沙的意思。

(柳宗元)序棋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穉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
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音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
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
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
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憚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

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棋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棋者，故敘。

病其確也 確，是立志堅定，專心一意的意思，病其確，是說怕他太用心勞苦了。二毫，毫，便是毛筆，是拿毛做成的，所以稱毫，又稱毫，二毫，是說紅筆，墨筆，兩種。諦睨，細細的用心看着。

（范仲淹）岳陽樓記

岳陽樓，唐張說所建，在今湖南岳陽縣城西門上。下瞰洞庭，

風景絕佳。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輝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霏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嘯。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

機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八年九月十五日。

巫峽

巫峽

兩山對立中間的水路稱做峽，巫峽是四川地方三峽之一，和四川巫山縣接界三

峽，是西陵峽瞿塘峽巫峽。

青青

青青是樹木茂盛的樣子。

瀟湘

瀟湘是二水名，湘水流

入瀟水裏的，在如今湖南零陵縣北面。

（歐陽修）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戶，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

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

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百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因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雷雨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踰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粟**。爲其邑未踰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簠罇爵。簠簋凡若干。以其與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

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釋奠

祭禮，稱做奠；古時春、夏、秋、冬，四季，在神前行祭禮，稱做釋奠。

釋菜，古時做學生的，拿水芹、水藻，供獻先師的禮，稱做釋菜。尸，神道的畫像稱做尸。

饗，祭神道用的酒，稱

做饗。

加至聖，宋大中祥符元年，封孔子爲至聖文宣王。

（歐陽修）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爲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興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

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曰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

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求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岷山 岷山又名岷首，在如今湖北襄陽縣南面。羊祜，羊祜字叔子，晉朝南城地方人。

武帝時候，坐鎮襄陽時，時至岷山上去。羊祜死後，人便在山上文碑，望見碑的人，心中悲傷，便潸然流淚。杜預，杜預字元凱，晉朝杜陵地方人，羊祜保舉他替代自己做鎮南大將軍。

（歐陽修）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鑿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以五代干戈之際，凡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破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

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旣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潛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生擒其將

周顯德三年，唐將皇甫暉一班人，駐兵在清流關，周主打發趙匡胤去打他，皇

甫暉把兵隊排列在山下，正在打仗的時候，趙匡胤帶兵從後面打來，皇甫暉打败仗逃到滁州，匡胤追到滁州城下，捉住皇甫暉，便打破滁州城。剗削。剗字和削字一樣意思。

（曾學）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

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疑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

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樓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木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爲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

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洗爵，爵便是酒杯；洗爵，是說行鄉飲酒禮時候，主人洗着酒杯，敬客吃酒的意思。翰林子墨，翰林子墨，是說讀書人。

（曾鞏）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

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舉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狙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鋼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樸之俗微，而詭欺蕪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

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儉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繼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

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

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湍庫廡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熄 火滅稱做熄，迹熄是說遺傳下來的文化消滅了。**廢錮** 廢是說身體受刑罰損壞沒用了；錮便是受罪。**寤後之學者** 寤是睡熟的時候，驚醒來的意思。寤後之學是說感化後代的讀書人。**庖湍** 廚房稱做庖；浴室稱做湍。

(曾鞏)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羅織鈎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

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

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

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莫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禱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鉤黨 鉤，是拖帶的意思；鉤黨，是說搜查和犯人同黨的人，一齊捉來定罪的意思。東漢鉤黨，共有兩次，一次在桓帝延熹九年，捉季膺一班二百多人，說他是黨人，一齊關在牢監裏；第二年放出牢監來；一次在靈帝建寧年間，太監侯覽告發，說張儉和同鄉二十四人，是同黨，又連從前的李膺一班一百多人，都捉去死在監中。中牢，祭祀用牛的稱太牢，用豬羊的稱中牢。

(曾鞏)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長渠，在湖北宜城縣西四十里，亦曰羅川，亦曰白起渠，即潁水也。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一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鄆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鄆，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

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酈百里，立鳩，壅是水爲渠，以灌酈。酈，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酈，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酈曰故城。酈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酈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令長渠是也。

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鳩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沙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

蓋酈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

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况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

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塌者蠱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

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

長渠

長渠，在湖北宜城縣西四十里地方，又稱羅川，也稱白起渠，便是蠻水，渠便是河。立

場。拿泥堆高攔住水的稱做場，便是泥壩。河蓋數徙，徙是搬移的意思，黃河的出口地方，

常常改換的，從禹皇治水以後，到宋朝已經三次改換地方了。周定王時候，黃河從漳武地方流出海去，王莽時候，又改換從千乘地方流出海去，到宋仁宗時候，商胡地黃河決口分作兩路，一路從乾寧軍流出海去，一路流入馬頰河，從無棣縣入海。濟水，濟河，是中國四瀆之一，從河南濟源縣西而王屋山發源，向南流入黃河。作之所以始，是說做這篇文章的起因。

（曾鞏）齊州二堂記

齊瀆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于瀆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者皆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乃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媯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

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
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
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
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
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
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穰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
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
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
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
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
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北之所入者，清河也。

預蓋失之。今他上之南堂，其西南則封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侍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尙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就時。就是說及時趁機會的意思。

雷首山

雷首山，有九種名稱，便是歷山首陽山。

薄山襄山，甘嶽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

（曾鞏）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爲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

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閤隘庫，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尙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秦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起，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觀聽，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廢；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尙有考也！



廣德軍，是地名，在如今安徽廣德縣，宋朝時候，在這地方駐紮軍隊稱做廣德軍。 陸

隘是說路狹；庫是說門低。庀徒，庀是預備着的意思；庀徒是說召集了許多人手。門阿，阿是拉子門阿，是說門柱。昏昕，天晚稱做昏；早晨稱做昕。相瞰，瞰是看見的意思，相瞰是說相對的意思。不得而殺，殺是減少的意思。

（王安石）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并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

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闕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

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率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

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

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邪？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

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

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黨序遂序國學。五百家稱做一黨，二千五百家稱做一遂，序是古時的學堂。受成獻賦。說因。傳受用兵的計劃，稱做受成；捉住的敵人稱做賦，訊是審問犯人的意思。浮屠。佛教，的信徒稱做浮屠；又佛教人稱塔也稱浮屠。

（王安石）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

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猥 以文天下之平 文，是裝點的意思；以文天下之平，是說拿他來裝點天下太平的景象來。

狙 狙，小的木椿子，稱做杙。狙，是猴的一種，是說和猴子一般爬上小木椿去。委翳，是遮掩的意思。掇取，掇是探的意思。役志，役志，是說因貪勢利，改變自己的氣節。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

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鑿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急務，而况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富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入，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

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三司副使。三司是說鹽鐵使、度支使、戶部使。管天下錢財的三使，都有副官稱做副使。

錢之

錢是雕刻的意思。

黔首

黔是黑色，秦朝時做稱百姓爲黔首。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

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至矣，不隨以止矣；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

日，臨川王某記。

○褒禪山。褒禪山在江蘇句容縣北面六十里地方，有山洞，有泉水，風景極好，秦淮河水從褒禪山發源的。夷以近。夷是平坦的意思；夷以近，是說道路又平坦又近。瑰怪。瑰是奇形怪狀的樣子。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母養亂，母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人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日，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

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敬，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

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其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慨慷有大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阼，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芄，倉

庚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註】

之。欹，是歪斜的樣子。

爾。緊。

緊字和是字，一樣意思。

重足。

人胆小，不敢直立把

一脚疊在一脚背上站着，稱做重足。

南京。

宋朝，造宋州城，稱做南京，便是如今河南商丘縣

地方。

暨暨。

暨暨，是說勇敢有主意的樣子。

于于。

于于，是說驕傲自己滿足的樣子。礎。

斧。拿刀斧砍東西用的砧板，稱做礎。

條桑。

條，是說把樹枝砍下來，採他的葉子。滌場。

滌，是洗的意思。滌場，是說農事已完，收拾農場。詩經理有十月滌場的詩。

駢駢。

駢駢，是說草

木一齊茂盛的樣子。

淵淵。

淵淵，是說打鼓的聲音。

娟娟。

娟娟，是說女人長得美貌嬌好的樣子。

閑閑。

閑閑，是說人安詳自得的樣子。

哇哇。

哇哇，是說小兒的哭聲。

芃芃。

芃芃，是說花草又美，麗又熱，鬧的樣子。

嚴嚴，是說花草又美，麗又熱，鬧的樣子。

嚴嚴。

嚴嚴，是說整齊嚴肅的樣子。

西人。

西人，是說

蜀人，蜀在中國的西面所以稱西人。

(蘇軾)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無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破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岡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

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灑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眎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菴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日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岡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臣抃，抃，是人名，姓趙，字闕道，衢州西安地方人。武肅五鏐，便是鏐錢，字具美，臨安人。臨安便是如今的杭州。唐昭宗時候，官做鎮海鎮東節度使，管兩浙十二州地方，後封越王，又封吳王。唐朝亡後，後梁太祖封做吳越國王，是十國中的一國，死後加諡號稱武肅王。八都兵。

唐僖宗時，候曹師雄造反，來打浙江杭州地方，招集各縣的鄉兵，每州一千人，用董昌等八人做都將，稱做杭州八都。以國入覲，見皇帝，稱做觀。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忠懿王俶獻他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地方，來朝見宋帝，便封做淮海國王。醢血，拿竹篋篩出酒來，稱做醢。龍飛鳳舞，龍飛鳳舞，是說山勢高高低低很長的過去，好似龍飛鳳舞一般。仰天，劉漢弘的弟弟，漢宥帶兵駐紮在西陵地方，董昌打發吳越王去抵敵，到夜裏要渡江，天上的月光很大，吳越王怕被敵人看見，便仰天祝告着說道，願把黑雲來遮住月光，使我兵可以偷渡過去，一刻工夫便黑雲四起，江面黑暗，吳越王的兵便偷渡過江去。強弩，強弩，是說有力的弓箭。吳越王錢鏐造海塘，那潮水很急衝上塘去，塘路不能造成，錢鏐便造三千桿竹箭，用有力的弓五百架，去射潮頭，潮頭便轉向東去。錢鏐便造成如今錢塘江的海塘。大城其居，大城其居，是說把他住的城池放大來，杭州城原是隋朝楊素造的，周圍三十六里，到錢鏐時候，又放大城圍成七十里。玉帶，宋太祖問錢鏐生平愛好何物，那使臣回說，錢鏐生平愛玉帶，名馬，太祖贊說真是英雄！便把玉帶一匣，打球御馬十匹，賞賜錢鏐。

（蘇軾）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餽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余之

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尙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鋪糟

鋪，便是吃糟，便是酒渣。

啜

啜，便是飲，是淡薄的酒。

膠西

宋神宗熙甯

八年，蘇軾做密州知州官，密州，便是漢朝的膠西國。馬耳，馬耳是山名，在山東諸城縣西南面，兩山對峙，好似馬耳。穆陵，穆陵關，在山東臨朐縣東南大岬山上。

蘇軾石鐘山記

自咸豐四年十二月楚軍水師在湖口爲賊所敗自是戰爭八年

至十一年乃少定石鐘山之片石寸草諸將士皆能辨識上鐘巖其下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彭侍郎玉麈於鐘山之頂建立昭忠祠乃知鐘山以形言之非以聲言之鄺氏所說所言廣非事實也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磬置水中，雖大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然以爲得之矣。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

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
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鶴
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
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
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
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
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
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
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
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
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

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石鐘山

江西石鐘山，分上鐘巖，下鐘巖，上下都有山洞，每一洞，可以往數百人，深不見底，

樣子和掛着的鐘一般，並不是說他的聲音像鐘。水經：水經是書名，漢朝的桑欽著的，專考

究全國的水路。枹止：打鼓的棒稱做枹。硃硃：硃硃是說打着石頭發出來的聲音。磬

磬：磬磬是說怪鳥的叫聲。是直聲叫的。噌吰：噌吰是說大鐘的聲音。涵澹：涵是說包

容着的意思。澹是說水慢慢動着的樣子。澎湃：澎湃是說波浪衝激發出來的聲音。蘇坎

鏗鏘：蘇坎鏗鏘是說打着大鐘大鼓熱鬧的聲音。無射：無射是鐘名，周景王造的。魏獻

子。魏獻子名舒，晉國的大夫，魏絳的兒子。

(蘇轍)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檜，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

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瞻谿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出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邪？』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花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旣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

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蘇軾

遷於齊

遷

是說換一個地方做官。南北朝時候的齊安郡，便是宋朝的黃州，宋神宗元

豐二年，蘇軾因誹謗大臣犯罪，降官做黃州團練副使。黃州便是如今湖北的黃岡縣。亂流橫穿着急水渡過去，稱做亂流，是說急流的水。

（歸右光）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

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衆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孀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迹，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扁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

梁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埕井之蛙何異？余既爲此志，後五年，余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滲漉

水點點滴滴的向下流去，稱做滲漉。欄楯。直的木欄稱做欄，橫的木欄稱做楯。

斑駁。各種花紋顏色雜在一起，稱做斑駁。異爨。煮飯吃，稱做爨。異爨，是說各人分開煮。

飯吃。大母。祖母，稱做大母。蜀清。蜀，是說四川地方。秦時四川地方有一個寡婦名清，他

家世代傳下來有一座鑛山，因此家裏很有錢財，人人怕他的威力。秦始皇替他造一座女懷清臺。埕井。埕，便是地洞。復葺。修理稱做葺；復葺，是說重修的意思。亭亭。亭亭，是說身

獨立的樣子。

(姚鼐)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丘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哀取其文，其後或禮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專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

漸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赫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搆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搆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名，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搆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搆約之才，志學不怠，又知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蘊，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末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搆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搆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易傳，便是十翼。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雜卦，稱做十翼。真取。
聚在一起，稱做真。詩書皆口說。秦始皇時候，把詩書一齊燒去，把讀書人一齊活埋，從此詩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再版

新式標點
白話詳註

經史百家雜鈔

（平裝的——八册——大洋四元四角）
（洋裝的——三册——大洋五元六角）

版權不
所翻
有印

編纂者 曾國藩
校刊者 李鴻章
點註者 許嘯天
發行者 羣學社
印刷者 新國民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羣學社
代發行所 本埠各大書局



經餘必讀

此書擷經史之精華導國
學之門徑行文枯窘學少
根底的人不可不讀

內有夏小正尚書大傳汲冢周書大戴禮記春秋繁
 露書序韓詩外傳詩序說文繫傳通論釋名山海經
 踐除記陸史穆天子傳子牙子竹書紀
 年高士傳白虎通風俗通吳越春秋孔
 子家語老子道經孔叢子吳氏春秋
 晏子春秋墨子莊子列子管子鬻子揚
 子法言荀卿子淮南子孫武子文子
 華子賈子新書新序說苑世說新語性
 理楚辭四
 十餘種

中紙八册定價二元四角
洋紙八册定價一元二角

上海四馬路中
羣學書社出版



胡林翼書札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九角

平裝二冊定價一元五角

胡林翼給朋友家屬的書札都勸人克己務實的話他注重人格的修養學問的實行實在是一班青年初涉世途最切要的教科書此外他的軍事智識又是句句切實合用是軍人的隨營讀物



戰國策

▲每篇都有白話文的註解和考證全用新式標點分段


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光明發源於戰國我

們做了中國人
對於戰國時實
狀不可不盡心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九角
平裝二冊定價一元五角

研究盡力探討
尤其是讀書人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曾國藩書札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三角

平裝二冊定價九角

人無論新舊以修養人格爲第一要義曾國藩的
言論是最注重修養人格的

這部書是在曾國藩全集裏精心揀選出來的上
面的言論句句中理可以實行分學問事理家政
軍事四類

市中路馬四海上
版出社書學羣

這部古文由淺入深專
選行文暢達說理詳明
寫情真摯的文章句句
用白話對註不用教師
可以自解



角八元二價定册四十紙中
角五元一價定册四十紙洋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三角

平裝二冊定價九角

袁隨園的尺牘在文學上思想上都有一部分
的價值今用新式標點分段白話對註出
來你們千萬不要專拿他當尺牘書看



曾國藩讀書記

古來能讀書的人沒有一個不用一番劊記工夫的尤其是曾國藩是一位善讀書的人又是善寫札記的人這一部讀書記分經史子集四部精要而敏銳不但發明不少意義且是我們今日寫札記的一種好範本此書外間不能多見我們已將他標點整理出來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平裝二冊定價八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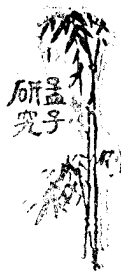
嘯天讀書記

上海
四馬路
羣學書社出版

這是許嘯天先生平日讀書
 的批評文章共有數十篇有
 獨到的見解新穎的思想精
 當的議論

有讀經史的批
 評讀子書的批
 評讀新文學的
 批評讀小說的
 批評

平裝 每部 定價 大洋 七角



平裝一冊定價 六角

有人說孔子的思想太中庸了祇有孟子的思想可以救濟他孟子說民貴說性善都是我們現在政治社會切要解決的問題王治心先生的研究孟子處處給我們思想生活上一點活力又切近又深摯

上海四馬路中市羣學書社出版

上海四馬路中市羣學書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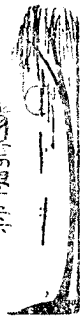
國故學討論集

此書分總論 書
的討論 人的討
論 學的討論四

類對於國故學作完全而有統系的討論
是時下各學者的合作品

精裝三冊定價四元四角

平裝三冊定價三元二角



清儒學案

平裝一冊定價六角

中國學術人人知道發源在先秦而清儒實爲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不明清儒統系實不能使中國學術應用于實際此書以清代大儒江藩師承記爲根據于清儒學術態度及統系十分明瞭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經史百家雜抄

曾國藩經史百家雜
鈔是吾人求國學的
津梁雜採經史百家
精要的文章有深奧
難懂的用白話解出
加新式標點分段



精裝三冊定價五元六角
平裝八冊定價四元四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詩經



精裝二冊定價二元八角
平裝三冊定價二元

依社會性質分類 白話文對照加詳細註解與音解
解釋字義與舊時各項版本不同每篇題下註明本意
與漢宋各註家所見大有出入

詩經爲中國最古的民間文學亦爲最古的社會史料
許嘯天先生用銳利的眼
光說明當時民間的背景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新式標點分段整理

精裝三冊 定價四元六角

平裝七冊 定價三元四角

史記



幅及中西對照年
表 我們要研究
中國文化的來源
和一切制度學術
的沿革都要在這
部史記上去探討

有許嘯天先生的長序及
十五萬字以上的新考證
附三代戰國秦漢地圖八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墨學考證

墨經在各子書中為最切於實理更與西洋思想家之主義相脗合但經文深晦次序紊亂現在經許嘯天先生重新整理改定篇次用最淺近的白話註解最奧妙的古義考證一書是集孫詒讓梁啟超胡適之許嘯天郎擎霄諸先生對於墨學作學理上的討論文章匯成一書是讀墨經者唯一的參考書

精裝二冊定價二元四角
平裝二冊定價一元六角

上海四馬路中
羣學書社出版



經傳釋詞

上海四馬路中市

定價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四角 平裝二冊定價二元

王氏考據學是清代學術界上的一個大創造這經傳釋詞也是中國學術界上的一個大功臣自有此書將古代經傳中的虛字假借法每字說明以後中國經傳纔覺可讀這是如何有價值的書現在將他標點整理出來使我們更覺可讀

羣學書社出版

雪鴻軒尺牘

秋水軒尺牘



經許嘯天先生用白話註解又用語文
對譯加新式標點分段

合訂中紙一元二角 合訂洋紙八角

秋水軒尺牘單訂本中紙五角 洋紙三角

精裝一元二角 平裝九角

雪鴻軒尺牘單訂本中紙七角 洋紙五角

精裝一元九角 平裝一元五角



哲學的學研

哲學理論高深頭緒紛繁又
是我們人生日用一刻不能
離的精神生活如何可不加
以研究這書指示我們研究
哲學最粗淺的門徑愛研究
哲學的須先讀這部書

精裝一冊定價 九角

平裝一冊定價 五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古文觀止

全國的讀書學子誰不讀過古文觀止中的幾篇古文在這許多古文選本中原要算古文觀止所選的最能得平均的分量又切實又合用我們要得到文章的模範固然要在這部書中去找是要得到文學派別在歷史上的概觀也非到這部書上去找不可

許嘯天先生用明淨切當的語體將一篇一篇古文對譯出來又加上白話註解使他切實易讀使全國的讀書學子對他平添了無限的興趣

精裝二冊 定價三元六角
平裝四冊 定價二元八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